

經部

童子問卷四

宋 輔廣 撰

小雅二

定正小雅為燕饗之樂歌正大雅為會朝之樂歌比之大序政有小大之說更為明切其所謂歡欣和說以盡羣下之情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者尤足以發明二雅之意至於其變則不可以例言但以其聲之有合故以附焉而已先儒拘於序說而不復深思詳考故皆有所不及直至先生而此義始明

鹿鳴之什二之一

鹿鳴

一章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鹿之真情也故以興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已之真情也吹笙鼓簧承筐是將又以見其真情之不能自已者也如此而人之好我者則必非矯偽而然矣示我周行則所求者非小慧曲藝也先生發明先王制為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之說真得聖人之意讀詩者知此然後知正小雅之為用也大矣 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者何也曰此言人若以私意為惠而不歸本於德義則君子不肯自留處也今其所望於羣臣嘉賓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羣臣嘉賓之受其燕饗也決非以其私意而不顧德以自留處也故曰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歟

二章 此章承上章之意而言嘉賓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亦當知所則效因以見其無待於言說而所以示我者固已深切矣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又言不獨以是燕饗於此而又使

之以是敖游焉

蓋其情益厚矣

三章 此章再言樂之以樂以見其所以和樂之意永久無斁有旨酒以宴樂其心則又不止於養口體為觀聽之美而已其所以望於嘉賓教示之意益深至而無窮矣

章句 先生謂此詩本為燕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者得之而學記謂大學始教宵雅肄三者則凡入大學之始便當習此三詩則又可見其所用之廣矣林武子問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先生曰聖人教人合下便是要用他便要用賢者舉能者以教不能者所以公卿大夫在下也思各舉其職不似而今州縣上下都恁地了使窮困之民無所告訴聖賢生斯世若是見似而今都無理會時他豈不為惻然思有以救之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但不可枉尺直尋以利言之天

生一人便須管得天地間事如人家有四五子父母養他豈不要他使但其間有不會底則會底豈可不出來為他擔當家事韓退之說蓋畏天命而悲人窮也這也說得來好說得聖賢之心出○范氏說破君子豈為飲食幣帛而悅之意甚好然則先王之制禮所以懇懃如是者亦非以為媚賢之具也各自盡其道而已矣

四牡

一章　悲傷言其情思者最可玩其私恩雖不能不懷歸而其公義則又念王事之不可不堅固如此而悲傷則得其正矣臣勞於事而不敢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古之勞詩皆如此詳見七月詩章句

二章　我心傷悲亦述其私恩之不能忘處不遑啓處又述其公義之不可已也此所謂天理人情之

至也

四章 上兩章既述其私恩公義矣故三章四章又述其託物起興而自道其不遑養親之情

五章 三章四章既述其不得養親之情矣故此章又言其以是情而告之於上此所謂臣下不敢自言而君上則探其情而爲之言者詳於私恩而畧於公義蓋君之勞臣當然也君之於臣能體悉之如此則臣之所以報上者又當如何哉古之人於事君之際得以展布四體盡其職分而死生以之者豈特其臣之忠而已人君之所以感之者固無不盡其道也是詩載以駱馬爲言而毛氏以嘽嘽爲馬勞而喘息之貌陸氏又謂今之駱馬最耐勞苦李氏謂以駱馬而猶喘喘息則其勞可知其說似亦可取蓋駱馬誠耐勞苦西北人皆云然念及其馬之勞則體其臣者悉矣

章句勞使臣之来甚協詩意或已國使臣之歸或諸侯使臣之来皆可用也

皇皇者華

一章使臣之受命亦惟恐其無以副君之意此其所以每懷靡及也苟存此意則諏謀度詢必咨于周自然不容已也蓋亦因以為戒者便是叔孫穆子所謂君教使臣之意夫欲以為教戒而不遂直言之乃設言其使臣之情自如此此所謂婉而不迫也詩之忠厚其可見矣

二章夫每懷靡及者心也咨謀度詢必咨于周者事也首章述其心後四章但言其事者有是心則必有是事也程子所謂咨訪使臣之大務者蓋人君正以其耳目不得親與四遠之民相接故遣使臣於外以宣已意而通下情則為之使者又豈可不務廣詢博訪以副其君之意哉故後四章但述此意而無

他辭也

章句　叔孫穆子真可謂得詩之大意大凡讀詩者必須能如此然後於詩有受用之益程子之說已盡使臣之務范氏之說又是餘意夫君臣一體已不能諮諏善道則君亦安能聽用已言哉

常棣

一章　詩記所載諸家常棣之說皆兼比體惟集傳之說乃是興體只是以豈不韡韡興起莫如兄弟一句耳

二章　二章至四章雖是周公處管蔡之變故以死喪急難鬭鬩之事為言然兄弟真切之情亦惟於此際而後見得分曉若於安平之時觀之則人或以為朋友與兄弟等耳先王之制朋友之服視兄弟故

特言之

三章　脊令在原但以興兄弟急難一句耳每有良朋況也永歎與下章每有良朋烝也無戎皆言朋友之情誠有不及兄弟者也

四章　死喪相恤急難相救固足以見兄弟之情矣至于方且鬩鬩于內而忽有外侮則同心而禦之則尤見其情之不容已者朋友於此則豈能如兄弟之相助乎

五章　上三章既已極道兄弟之義以感發其真情此一章則畧道其不然之事以動其羞惡之心蓋人情固有如是之不美者矣然亦由不能是究是圖但惟目前是計而非真實知其所以然者自君子視之則失其本心甚矣於此而猶不知愧恥則亦不足以為人矣

七章 二章至四章言急難危殆之時惟兄弟為能相救六章七章又言燕樂和平之際無兄弟則亦無與共享而久安之反覆而言則兄弟之情相與切至而不可解者自見矣

八章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然兄弟不具則雖和樂而無親慕之意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然兄弟不翕則雖和樂而無不厭之誠然則兄弟之具翕是乃所以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也此理固當是究是圖而信其然矣然亦當通此一章之意而反覆窮極之則信乎兄弟之情為切至而有非朋友之可比也乎疑辭也不自以為然而使之反求諸心以見其真情實理之所在周公亦可謂善教人者也又觀周公之言如此則其所以誅管蔡者是豈得已者乎所謂處聖人之不幸也總論一章之旨蘇宜久言常棣詩一章言兄弟之大畧二章言其死亡以相收三章言其患難以相救四章言其不幸而兄弟有鬩牆猶能外禦其

侮一節輕於一節而其所以著兄弟之義者愈重到得喪亂既平便謂兄弟不如友生其於所厚者薄則亦不足道也六章七章就他逸樂時良心發處指出謂酒食備而兄弟有不具則無以共其樂妻子合而兄弟有不翕則無以久其樂葢居患難則人情不期而自相親故天理常易復處逸樂則多為物欲所轉移故天理常隱而難尋所以卒章有是究是圖亶其然乎之說反覆玩味真能使人孝友之心油然而生也先生曰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那兩章正是遏人欲而存天理須是恁地看

章句　自死喪而急難自急難而小忿所謂言之雖若益輕以約也然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則自厚而至於薄雖薄而猶有不能自已者焉則所謂益深且切矣此詩旨義至晦菴與東萊二先生而始明考究推說殆無餘蘊矣至於意味之淵永則又在夫學者熟玩而自得之

伐木

一章

東萊先生以此詩為興兼比賦者亦是而先生只以為興者盖以三章章首皆言伐木以起興故也一章以伐木之丁丁興鳥鳴之嚶嚶二章三章但言伐木者承首章而省文也此又是興詩中一例○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此意正如大學傳所說綿蠻詩云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之意○集傳說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以為篤朋友之效其說雖曰易直然却覺得太快詩記取張子程子說張子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此為求友生程子曰和謂相好平謂不變神之聽之謂可質於神明此說却似長盖嚶嚶謂聲之和而下句終和之和正應此字既言人不可以無友故又質之神明云終當和平以求友自助盖人惟處心和平然後能求友以自助也觀下兩章所言皆只一意便見和樂

不變
之意

二章微我弗顧言無使我恩愛之不至而不顧念夫朋友也微我有咎言無使我恩愛之不至而於

朋友之義有過失也夫朋友之隙常生於遞相責望故此詩之意但欲盡其在我者而不問其彼之於我如何是誠處朋友之要道也先生引夫子之言而贊其能先施可謂得其旨矣蓋朋友以義合者也故當盡先施
之道

三章此章蓋極道其和樂而不變之意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曰民則自上言下之辭言細民之相失

或以薄乎飲食而不以相分之故故我之於朋友當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蓋前章既言其厚故此章又以薄者言之且乾餱之愆亦微過耳於微過而猶不敢不謹則其大者可知矣

天保

一章此章言天之安定我君亦甚堅固也使我君無不極其單厚其於福祉無不見其除舊而生新也使我君多見其悠久之益以莫不庶便見其盛大之意終篇不過是此二意也

二章此章又言天使我君無不盡善云為動作左右前後無不適宜而亦既受天之百祿矣而天之所以申命其悠久之福者方且維日不足也罄無不宜受天百祿者已然之事也降爾遐福維日不足方來之事也

三章此章則又益加詠歎其前章之意故既以山阜岡陵之高大以比其興盛之極又以川之方至而比其增長之未可量度也

四章　此章又言非特羣臣之情上天之保如此至于吉蠲以祭于宗廟而祖宗之神所以見嘏者亦以萬壽無疆而期之也大抵此詩六章皆只言其盛大悠久兩意然世固有盛大而不能悠久者則所謂盛大亦無足稱焉故此章以下多只言其壽考久長之意而已

五章　章首二句只是接上章意説如二章之天保定爾俾爾戩穀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則言在下之民由而不知之意以見其君之德存神過化民皆由之而不知但質實無偽日用飲食而已凡動静作止無不在其君德化之中其所為者蓋莫非君之德也正如洪範五皇極所謂凡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之意鄭氏所謂則而象之先生所謂猶助爾為德之意皆在其中矣　臣不足以報君之德也雖竭誠盡敬凡力之所能為者皆其分之所當為也豈足以報君之德也哉唯天畀君以無疆之福禄而民為君

之所化耕田鑿井日用飲食而不知
帝力於我何有乃可以慰吾心耳

六章 此章則又言其進盛悠久相繼無窮之意而已
無不爾或承是言其子孫承繼之意夫人心自
以為足則已矣故天保之臣祝其
君以福祿言有盡而意無盡也

章句 臣之於君其心苟未至於天保之忠愛其誠
皆未為極致也為臣者固不可不以此自勉
而為君者亦不可不以此自反蓋
君臣一體其理固未嘗不相關也

采薇

一章 薇之作是始出戍時也歲之莫是來歲歸時也
此章言其始行之情故云靡室靡家不遑啟居
知其為玁狁之故則上之遣我者出於不得已而我
之義亦有所不容已也此所謂風之以義毒民不由

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程子此言萬
世用兵之定法順之則吉悖之則凶

二章 此章則言其在路之情故曰憂心烈烈載飢載渴凡人在道路時飢渴固有所不免故卒章言其歸路之情亦曰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言我行猶未至戍所則固無人可使歸問其室家之訊也戍者勤苦之情大槩最切者有四一則有舍其室家之悲二則有不遑啟居之勞三則有載飢載渴之苦四則有不得其家音信之憂故此詩於首兩章備道此四事以慰之

三章 薇自作而柔自柔而剛亦其敘也曰歸曰歸歲亦陽止亦謂來歲之十月於歸期為近也此章則言其既至戍所則當勉於王事無苟安息寇敵之來當竭力致死而無復有回顧之意蓋秋冬之交亦夷狄侵犯疆圉之時也憂心孔疚切於仁也我行不來安於義也情與理並行而不相悖也一章則述其

事之由以定其志二章則言其憂之甚以極其情三章則又言其憂之至於病而方且欲竭力致死於敵而無復有還歸之心是亦風之以義也

四章軍中之所係屬者將帥之車也故此章以常棣之華興君子之車而又承上章之意而言戎車既駕而四牡壯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唯冀其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耳其視三章之末更有興起踴躍之意首章二章皆所以設言其情三章四章又所以設言其義既言其情又言其義則體之者切而風之者深矣夫所謂風之者亦非是當時之人初無此意而上之人特為此以風勵之也此亦皆戍卒之本情但聖人能通其志耳上之人能通其志如此則下之人亦皆以上之心為心可知矣

五章此章又承上章所興之意而賦此戎車既為君子之所依乘又為小人之所芘倚而其行列之

整治器械之精好又如此則豈可不日相與警戒乎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見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豈不日戒玁狁孔棘則又見其備豫不虞不以我之強盛而忽彼之可防也○吴伯豐問采薇小人所腓傳曰腓猶芘也又引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某按易咸傳曰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易本義亦曰欲行則先自動由程子前說觀之則腓為隨足以動之物由後二說觀之則腓為先足而動明矣不當引之以解此詩之義不若猶庇之云得之生民詩牛羊腓字之傳亦以腓為庇若施於此詩與上文君子所依意義亦相類也先生曰此非詩之大義所係今詳兩說誠不合當刪去然板本已定只得於補說中說破可也又百卉具腓又有他訓不知此字竟是何義

六章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則始去之時二月也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則來年得歸之十二月也路之

長遠身之飢渴是亦勞苦之甚而傷悲之極也莫知我哀此句尤切夫上之人既已述其情之如此則其知之可謂盡矣而猶曰莫知我哀可見其體悉之心無有窮極也且於其遣戍之初而遽言及此則亦不憂上之人不我知矣

出車

一章　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則所以承乎上者嚴且重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則所以飭乎下者厲且敏矣

二章　詳味此章有嚴凝肅殺之氣訓旆旆作飛揚之貌恐不若程子作垂垂之貌凡旗幟立則垂垂行則飛揚旗幟則垂垂而整嚴將帥則幽憂而悲慄雖僕夫亦為之恐懼而憔悴古者出師之法大抵如

此東萊先生之說已得之然其所以然者却非是有畏懦之意但兵陰事也必如此然後與陰氣合而嚴重方整為謀必深圖功必成不然輕佻率易殆同兒戲耳烏能有所為哉

三章 此章方言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而三軍之衆亦方知其所以出師之意在於城朔方以拒玁狁矣理直義明故車馬為之壯盛旗幟為之鮮明而大將南仲之威名亦隨之而顯赫雖未臨乎朔方而逆知玁狁之難於是而可除矣有前章之戒懼然後有此章之奮揚所謂靜翕而動闢自然之理也

四章 此章則言既歸而在塗之時述其往來之所遇以見其歷時既久啓處不遑之情且曰當此之際非不思歸也畏此簡書而有所不敢耳簡書只作策命臨遣之辭為當要之當時將帥如南仲之賢亦非必有所畏而後勉為之意然軍衆偏裨諒非一人其間豈無有此心者故備述之此尤可見其體悉之

詳也

五章前章既言其歸途之事故此章又述其室家之情是詩凡言我者皆是設為將師之言唯我心則降一句則又是設為將師室家之言雖家室之人皆以為薄伐西戎不勞餘力則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可知也

六章此章又述其歸而成功之事以待之以見其自始及終而已皆有以體悉其憂樂之情也夫行師之道始出則尚嚴肅既歸則尚和樂故出則有誓而歸曰凱還凱樂也讀此詩前三章則如秋霜之肅後三章則如春風之和如此然後謂之王者之師且曰獵狁于夷而已則固不貴乎畧地屠城輿尸喋血之事也

杕杜

一章　征夫在外思室家之心爲切故於其還也歷道其室家想望之情以慰勞之日月陽止亦謂來年十月將盡時也述其室家之情不直言其思之切而必曰王事靡盬焉則雖其室家亦知義也

二章　王事靡盬者公義也我心傷悲者私情也雖其室家亦情義並行而不相悖也

三章　雖託於登山采杞以望其君子然又念其以王事詒父母之憂則非獨以室家之情而已也

四章　征夫不遠料想之辭也征夫邇止決定之辭也歸期近而思愈切者人情也期逝不至然後憂傷孔疚焉行者過期而不至則居者之憂百端矣

章句　鄭王范氏所發之意皆得詩人之旨但勞師勞役體悉其情無所不至而畧不及論功行

賞之事者何哉蓋古者竭誠盡瘁以勤王之事者人臣之義也君臣各行其事而已下不以賞而望乎上上不以賞而夸乎下此君臣相與之至情也豈後世所能及哉

白華之什二之二 雅頌以十篇為什亦未知果誰所定也

魚麗

六章 六章後三章乃重歎前三章多旨有三字耳集傳謂有猶多恐未密多則繁多而已有則無所不備言有則多不足道也時謂各得其時無所不有而不因其時則有所謂穿掘萌芽鬱養強熟之害矣旨即嘉也有即偕也三字實相須自有次第

章句 儀禮此詩本與由庚相間不應越在南陔之上故先生以為毛公移之鄭氏又於六月之

序又特仍之以成其私說故今悉正之

南有嘉魚

一章魚麗尚可謂之賦體此詩則只是興以此例魚麗故亦以為興也

三章所謂興之取義者似比又有全不取義者詩中興體固有此兩樣但此二章相比故於此發之也

四章雖起興不同然只是一意以見至誠樂賓之意有加無已而已惟其重複言之則自是意思深長讀者但寛着意思諷詠之便自可見

南山有臺

二章　二章首章邦家之基美其可以為邦家之基本所謂治生乎君子賢者為國之楨榦也次章言邦家之光美其可以為邦家之顯榮所謂儒者在朝則美政在位則美俗也既足以為邦家之基本與顯榮故因祝其壽之無期限而無疆界者也

三章　此章則言其為民父母葢既為邦家之基本顯榮則民皆頼之以生育也故曰民之父母是民皆以父母稱之也民以父母稱之故又願其徳音之不已焉

五章　後二章言遐不眉壽遐不黃耇與首章次章末句相應萬壽無期萬壽無疆者願之之辭也遐不眉壽遐不黃耇者必之之辭也徳音是茂言不但不已而已而又愈益茂盛也保艾爾後則不但為今日計而又願其安養其後世之子孫也人君得賢則基圖鞏固故曰邦家之基有光華故曰邦家之光燮

利及民故曰民之父母燕及後世故曰保艾爾後

蓼蕭

一章 諸侯来朝天子天子見之而得以輸寫其心而無所留隱相與燕飲語笑和悦則上下皆可以保有其聲譽與和樂也苟上之於下也有所疑而不敢盡其情下之於上也有所畏而不敢申其意則是上下不交否之時也禍端亂萌皆由於此尚何能保有其安樂於長久乎

二章 使天子以得見諸侯為寵光則諸侯之德之美可知矣故因以戒之曰使其德常如此而不至於有爽差焉則諸侯當享壽考而上之人亦永不忘之矣

三章 孔雖訓甚猶言甚也言既見君子相與厚為燕飲以嘉其樂易之德則又推言能以是樂易之

德而宜其兄弟焉則其令德將既壽而且樂矣總論一章之旨一章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通上下而言之天子與諸侯皆然也下三章則專美諸侯二章三章則又因以勸戒而警教之也

四章此章則但美其車馬之飾而極言其萬福攸同以見其期望之意無有窮已焉

湛露

一章厭厭二字具安久足三義安故久久故足不醉無歸極其宴私親厚之意也毛氏謂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孔氏亦引伏生書傳曰既侍其宗然後得燕燕私者何而與族人飲飲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故於夜飲而歌此詩也

二章燕于路寢之中所以示親親之意載考謂成其禮既云成其禮則必無過當之事矣

三章莫不令德言與燕之
諸侯無不有是德也

四章莫不令儀言與燕之諸侯無不有是儀也顯允明信也豈弟樂易也明信者固宜其有德矣樂易者則恐其忒略于威儀也樂易君子而威儀無不令焉此其所以為成德也既醉則情忒佚矣在宗則儀可畧矣然莫不令儀此其所以為成禮也不醉無歸見其情之厚也在宗載考見其情之親也莫不令德見其德之存乎中者善也莫不令儀見其儀之見于外者善也厚而不親則上之待下者猶未至也德雖令而儀有闕焉則臣之持身猶不足也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

一章 守之者不重則得之者亦輕予之而不誠則其感之也亦淺畀之而不速則其視之也亦玩而不以為恩也然其所以重所以誠所以速者非懼其得之輕感之淺視之玩也盡吾之理而已 蘇氏謂其賜之也行之以饗禮恐當附見于大飲賓曰饗之下

三章 大抵此詩首章已盡其意下兩章只是詠歎以加重焉耳櫜重於載載重於藏好誠於喜喜誠於貺醻厚於右右尊於饗

菁菁者莪

一章 集傳舊以為此詩四章皆為比以菁莪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而言我既見之則喜樂而有禮儀也今改首章云菁菁者莪則在彼中阿矣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如此則是興體也至章

末又云或曰以菁菁者莪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也下章放此則以或者之說為比體明矣今於注字之首失改比字作興而於或曰下少比也二字當改定也二章三章放此四章則方是比也　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夫見賢而樂禮或不足則愛心雖至而敬心不至也樂且有儀則愛敬之心兩盡矣

二章　我心則喜則又獨言其樂之之意也

三章　錫我百朋又言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則其喜也又非強於外以徇夫人也

四章　此章又追言其未見之時心之不定既見之後則休休然而安定矣其意味益深長也

六月

一章　戎事之常服以韎韋為弁為衣則又非暑月之所宜也故下遂云玁狁孔熾我是用急耳匡有

救正之意王國王畿也

二章此章王氏解謂上章言四牡騤騤矣故此章又追本其比物而閑之之事以美之上章既言載是常服矣故此章又追本其成服之時以美之此亦得其旨義也然馬之有餘教之有素則軍實之強可知矣六月成服行止有度則軍制之嚴又可知矣以佐天子則不止於正王畿而已

三章此章車馬之盛足以薄伐玁狁而奏膚公矣薄伐則不窮追遠討也膚功則其功之成反大也秦皇漢武志於殄滅夷虜然其所成者竟何如也兵陰事也用之當以嚴敬為主不嚴則不整不敬則不肅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此王國之所以定也定則不止於匡矣有車馬為之用則足以卻玁狁以成大功以嚴敬為之主則足以共武事而定王國吉甫之行師真足以繼南仲之軌迹矣宜宣王之中興也

四章 此章方明言玁狁深入為寇之患而遂言其所幟之鮮明前鋒之鋭進則玁狁固在其彍中而有不足與之敵矣 涇陽涇水之北大凡南為陽北為陰今謂北為陽者孔氏謂水北曰陽

五章 此章則言其車之適調而安穩馬之壯健而閑習遂出玁狁至于太原而已則吉甫之文武兼資德威並用進止有度縱舍有法可謂全才矣萬邦安得不以之為法哉

六章 此章因毛傳創為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内之言而王氏陳氏范氏遂因以為説王氏意狹范氏意廣而東萊先生詩記大書范説而附注王氏遂引酒誥太史友内史友之文證張仲之為宣王之友其説益精然考之經文章首言吉甫而中間云飲御諸友則張仲為吉甫之友明矣末言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亦但言吉甫之友張仲得與此燕耳初不見張仲之在外在内也故集傳但以為言其所

與燕者之賢所以賢吉甫而善是燕耳俱不取王范之說夫吉甫以天子之師出逐玁狁有功而歸相與宴飲其與與宴者固不一也後篇謂方叔嘗與伐玁狁者亦豈得而不與焉而詩人乃獨舉夫孝友張仲之為賢則又可見吉甫之文而不專以武功為美矣然此但為吉甫既歸而私自與朋友燕飲而已非宣王燕之也

采芑

二章 首章其車三千師干之試云者其車馬之衆盛與師衆之所以扞禦夫敵者又練習也二章其車三千旂旐央央云者則言其車馬之衆盛旗幟之鮮明也先言涖止而後言率止者始則臨之終則率之以行也首章乘其四騏以下言方叔所乘之戎路其飾甚備二章約軝錯衡以下又言車馬之盛命服

之美所以見天子付託之重錫命之蕃而方叔之威儀整暇如此可以決其有成也其與後世以一勇之夫為民之司命者異矣

三章上二章但言其車馬服飾之盛美而已故此章又以鳥之急疾興其猛鷙又以亦集爰止興其進退有節也其進退之有節者蓋以將戰而誓衆有法既戰而鼓聲不暴戰罷振旅而入則又齊一而無先後也

四章此章則言其成功方叔雖老而謀則壯可以繼尚父矣但言来威而不言其抗拒蓋不惟政事之脩器械之備竟上之復有以懾蠻荆之心而方叔之聲名氣燄有以震服之也

車攻

二章車以堅緻為善馬以齊同為盛首章既言其攻與同矣故二章但言其善與盛也

三章選徒囂囂言其衆且肅也既選其車徒矣則建設其旟旐馬見其序且整也方選徒以獵而遂曰搏獸于敖言其士衆之勇而氣大事小也徒手曰搏

四章車馬之聯絡布散諸侯之陳列聯屬皆言其來之衆且盛也

五章此章專言射夫田獵以射為主也射夫言諸侯獵則諸侯皆射也助我舉柴不惟見其獲之多又見其王師自足以辦事而諸侯但助之而已

六章馳與駕叶又是一例此章兼射御言之于獵尤見射御之精也首章云既同則齊其足矣而此又曰四黃與車攻比物四驪同義可見其馬之有餘也

七章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見其整暇無始終之異也徒御不驚見其卒事而不驚擾也大庖不盈見其循理守法而不從欲以取也夫力足以多取而不盡用焉此所以為王者之事也

八章聞師之獵而不聞其聲則可見其師律之嚴肅大凡行軍用師要須如此方可不然皆苟道也

章末二句乃美宣王也大成言其事之有始有終也

章句所謂以五章以下考之恐當作四章章八句者據韻而言耳若作四章則每四句為一節當如先生之說

吉日

四章一章言祭禱馬祖以為田獵之備也二章言擇取其地以為田獵之所也三章言相與悉力以

共田獵之事為天子之樂也四章言既獵而以共所得之獸供俎實使天子得與賓客燕飲也東萊先生所謂可見上下之情綜理之周者此詩備之矣

章句 東萊先生之說固善而先生又改動數字尤切王賦謂車馬之出軍實謂軍器之數師律謂進退之度上下之情諸侯及左右之人相率以共其事而天子又與之燕飲以為樂也綜理之周謂祭禱必講獵地必擇車馬有備射御有法終事嚴整頒禽之均酌醴之厚無一不至也

鴻鴈

一章 之子于征劬勞于野此民之流離者自相謂曰是子之行病苦于草野之中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又言其所與行者無非可憐之人而就其中又惟鰥寡之可哀也

三章二章可見其還定安集之意然自其始之流離以及命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其病苦亦甚矣故此章以鴻鴈哀鳴自比而作此詩以歌其意其情亦可傷也已其曰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者先生之說已得其意蓋非明知者真能體卹我前日之情則亦焉能知其病苦之實哉若但見其今日之安定則必以我之此歌為閒暇而宣驕矣

庭燎

三章此詩止言王將起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何如耳下二章只是一意直至辨色視朝之時而止計只是一時事未必有今昨之不同也

沔水

一章莫肯念亂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故告以誰無父母乎亂離則憂及於父母矣是豈可不以為慮哉其警之者切矣

二章不循道理則危亂之由也載起載行則憂思之深也

三章衰亂之世訛言繁興使人無所適從而卒歸於危亡禍敗此所以歎其寧莫之懲也我友敬矣讒言其興此必有所指而言其興則是無自而興也先生所謂始憂於人而卒反諸已者深得其意凡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此自脩之事也

鶴鳴

一章序者以為誨王董氏亦曰此詩其師傅所作蓋於詩文得之故先生亦以為陳善納誨之辭然

不正言其事而必比物而為言者正所謂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也　鶴鳴于九皐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揜也所以風王之誠身也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所以風王之明善也園有樹檀而其下維蘀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為錯言憎當知其善所以風王力去私欲之蔽也夫必能去私欲之蔽然後可以明善而誠身此其序則由大以至小也

二章　修省畏避而動心忍性則義理生焉動心忍性而增益預防則道德成焉

彤弓之什　疑脫兩句具見在者言也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父

三章　上兩章言我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如此則是自戕其上之衛末章言汝乃驅吾從戎而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如此則是不體其下之情其言之序亦先公而後私也不戕其上之衛則上得以安必體夫下之情則下不忘其死勾踐無忌之事其用兵猶有古之遺法自秦而下不復如此矣

章句　東萊先生引太子晉之辭以證宣王有可刺者得之然先生則以詩文無所考而終不敢必此以下諸篇為宣王之詩也此亦闕疑之意

白駒

二章　上二章為賢者之欲去而設計以留之故縶維其馬以永其朝夕庶幾其得以從容游息而為

嘉客於此也

意亦切矣

三章 此章則又原賢者欲去之意而反其說以留之謂賢者之所以欲去者不過欲優游自適而已若一旦肯賁然而來則當以爾為公以爾為侯而逸豫無有期限也何必過為優游決其去意而不肯留哉集傳謂愛之切而不知其好爵之不足縻留之苦而不恤其志之不得遂者可謂得詩人之情矣賁然来思猶今言光訪寵賁之意此一章有四爾字而舊說以爾公爾侯為指其在上之人慎爾勉爾為指賢者此豈文字之體邪又云勉之使遁去則尤非是觀上下章眷留之意如此而忽於此又勉之使去豈人情哉

四章 此章則賢者既去而好賢之誠終無已也夫見賢而好之固人之情也至於賢者已去而眷戀

之情猶不已且祝其無貴重其音聲以有遠我之心焉夫然後見其好賢之誠也

黄鳥

一章 始言不以善道相與則其望之猶厚也

二章 東萊先生曰不可與明言其昏惑不足以知人之休戚緩急也先生失解此字

三章 不可與處則又甚矣東萊先生曰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也首言復我邦族而已中言復我諸兄末言復我諸父人情困苦之極則愈益思其親者焉天下只是一箇風其風如此則天下莫不然矣雖或彼善於此要無以大相遠也亂世之民心無固志耳剽意料舍此就彼而終困焉者多矣觀此詩者可以戒矣

我行其野

三章 常人之情有不得已來依親舊而不見收恤則怨怒形於色辭㫖責痛詆無所不至而此詩但言爾不我畜則復我邦家而已至其末章則又原其情實而歸之忠厚焉此情性之正而詩之所謂可以怨者於此可見矣

章句 孝友睦婣任恤人之道也故先王脩之以為敎使人各自盡以相生相養於天地之間而異於物其仁天下至矣今觀黃鳥我行其野二詩所刺則其民之泮渙離散不相管顧如此其亦何異於夷狄禽獸也哉

斯干

一章此詩九章皆築室既成飲燕以落之而致其頌禱之辭也首及夫兄弟相好者恐亦與蓼蕭三章之意同天子諸侯繼世而立多與兄弟相疑忌所以祝其相好而無相謀也兄弟同體則當同心相謀則彼此異心矣

二章大凡人之為居室未有不欲為子孫計而使之繼嗣其祖妣之業者也西南其戶者舉西南以見東北也爰笑爰語則所謂歌於斯者也

三章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宮室既成之初所免者莫先於此

四章其言有序而又善於形容如此

六章莞簟安寢承上章之末攸寧而言也其寢既安然後有夢可占

七章詳占夢之意則先王致察於天人之際可謂密矣惜乎其法之不傳也然後世之人情性不治晝之所爲猶且昏惑瞀亂而不自知覺則其見於夢寐者率多紛紜乖戾未必與天地之氣相流通其間縱有徵兆之可驗者亦須迂回隱約必待其既驗而後可知極有未易遽曉者想古占法雖存亦未必能盡也

九章先生釋無非無儀之義可謂盡矣與易之辭孟母之說脗合無間此乃萬世不易之法後之君子其亦謹思之哉○一章則言其宫之面勢而禱其兄弟之相好也二章則言其宫之寛廣而禱其祖妣之是嗣也三章則言其宫之成而禱其君子所居以爲尊大也四章則言其堂之美而禱其君子所躋升以聽事也五章則言其室之美而禱其君子所休息以安身也六章以至九章則禱其身安夢兆於是而

生男則室家君王於是而生女則無遺父母之憂也頌禱之辭始於兄弟之和睦而終於兒女之賢善家道之成無踰於此者矣

章句若以儀禮之下管新宮當之則此詩非宣王之詩矣

無羊

一章孔氏謂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則此詩惟言牛羊者馬則用於祭者少豕犬雞則此牛羊為用故特舉牛羊此亦有理但馬為國之大用必別自有閑牧以養之未必以用於祭者少而不及之也

二章此章所言可盡也

三章一章言其牧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且安善也二章言牛羊之自適牧人得以持雨具齎飲食以自備而牛羊之衆無所不有也三章則又言牧人得以餘力取薪蒸搏禽獸以自養而其羊之馴擾不假箠楚而惟牧人之聽也盖錯綜其辭以為文耳言羊而不言牛羊躁而難制牛順而易馴羊如此則牛可知矣

四章牧人亦須既安然後有夢可占如或者之說則猶有義理之可尋也東萊先生曰以斯干無羊之卒章觀之所願乎上者子孫昌盛所願乎下者歲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也彼秦漢好大喜功之主肯以是為可願哉此說亦好而先生不取何也曰秦皇漢武好大喜功固為不是但此二詩各因其事而頌故止此耳非謂所願者止當如此東萊之說乃推言詩外之意也

章句先生自鴻鴈以下皆以經傳及詩文無可據者故不敢從序以為宣王之詩然於詩之義則皆說得明白的當無可疑者使後之學詩者隨所讀而得其義以為法戒足矣正不必辨其為何王之詩也節南山以下皆然

節南山

一章 以南山積石之高峻興師尹位望之尊崇以見望既重則責亦深固不可以冒處而竊據也憂心如惔憂之甚也不敢戲談畏其威也戲談猶且不敢而況敢正言其失直指其非乎小人而居高位縱欲戕理以致禍亂其終未有不厲威肆虐以箝人之口者然國既終將斬絕矣汝何用而不察哉蓋事已至此而在尹氏則又有不得而不言者也

二章有實其猗先生以為諸說皆不甚通者蓋與不平之意不相似耳然鄭氏之意太鑿而或者之說似可通故蘇氏亦云草木山之實也山之生物平均如一凡草木之生於上者無不猗猗其長也如此則與不平之意相近矣夫人心不平則其所施為固無一當於理者然其害止於其身其家而已若夫在上而為政乃不能平其心焉則其害之所及者廣矣所謂下之榮悴勞逸有大相絕者亦只是一事而已夫天怒而重之以弘大之喪亂人勞而謗讟並興於時則是上為天所絕下為民所棄而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是則所謂安危利菑而樂其所以亡者其亦不仁甚矣

三章此又承上二章而明言尹氏維周之本則其所繫者重矣秉國之平則其用心不可偏矣所宜公平其心以維持四方而不傾毗輔天子而以正使民皆曉然知其所以示我者而無所迷惑則是其宜

也今乃不平其心一切反是則必不見憫恤於上天矣其可久竊其位而不去使天降禍亂而并我衆皆底於空窮哉

四章 小人而濫居要職躐處高位其智識既不能以照察幾微其才力又不能以綜理事務則其勢必至於分委姻婭之人以任政而小人因得以並進矣鑿空妄說誕慢相欺必至於以其未嘗問未嘗仕者欺其君而政荒事廢召禍致災無所不至當是之時是宜反躬自責而私欲昏蔽迷惑不反不至於危殆其國家則不已者此小人之常態也若能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瑣瑣姻婭之人悉皆屏去而無使污縉紳而盜名器焉則何至於危殆其國家也哉

五章 鞠凶大戾不過如二章所言天怒人怨之事也然其所以銷去之者亦在夫人而已矣故君子

如届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不啻如反掌之易初言天而後止言人者天人一理人心悅則天意解矣先生發明有以見君臣隠諱之義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之說先儒所不及施之變雅刺詩皆可通也

六章　使王用尹氏如上章所謂用其至平其心則是為天所懲弔也若不能然則是不見懲於上天矣既不見懲則亂未有所止禍患式與歲月滋長而使民卒未得寧心也是故君子憂之如病酒然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則復言上章之意以責尹氏也不自為政者亂之始也使百姓受其勞弊者亂之終也

七章　事既如此無可救藥故此章有潔身而去之意然視四方則皆昏亂蹙蹙然無可往之所如此

則馬雖健而亦將何所騁哉本根病則枝葉皆瘁王國如此則四方寧有可居之地哉

八章此章則言其一時風俗人情乖戾不顧義理喜怒任意倏忽變遷不可保任如此此君子所以無適而可也

九章不懲其心覆怨其正自古小人處禍亂之常態凡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則君子已亂之要術也

十章東萊先生謂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此說當矣故直至此章方說箇王字盖言至此則王亦不得不任其責前章雖當譏尹氏之用小人而不及王然王之所以用尹氏者亦不能逃其責矣

正月

一章　正月而繁霜則災之降於天者甚矣訛言而孔將則亂之起於人者深矣天災人禍雜然並見而當時君臣上下恬然不以為憂是皆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者也唯作此詩之大夫獨以為憂故曰念我獨兮憂心京京而又自哀我之憂所以如是大者政緣其小心畏慎是以幽憂而至於病也

二章　父母之生我何為而使我至於如此之病乎天災人亂並見層出不從我之先不從我之後而我乃適丁其時也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者重言訛言之害也夫言心聲也言出於心則有根源合義理今言之好醜皆不出於心而但出於口則虛偽反覆譸張詭幻變亂是非惑眾罔上其為害豈有既哉我是以憂心愈甚而反見侵侮也夫君子之處亂世彼以為是而已以為非彼以為樂而已以為憂動與眾違

此所以反見侵侮也

三章　惸惸獨憂之意也并其臣僕言并為其臣僕也民指在下之民人則并上下而言之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其辭哀其義切矣

四章　靡人不勝正是申包胥之意故疑其出於此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言天豈有所憎者乎福善禍淫固皆自然之理而人自取耳

五章　故老舊臣可以決事理之是非者也占夢之官可以決徵兆吉凶者也今也不平心據實而言而但皆自以為聖人而已耳誰能别其言之果是果非乎

六章　其所號呼而為此言者又皆有倫理而可考也則亦異乎訛偽不根無可考證者之為矣哀今

之人胡為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所謂此者即上文所言跼蹐而不敢自安者也

七章　無所歸咎故歸之天亦窮極而呼天之意也求之甚艱者勉強以徇名也棄之甚易者其氣象識趣皆與已不相類則自然不能用也

八章　我之憂心方此纏結而不可解而王之為政胡然而愈見暴虐也至此則無可為矣於是推其禍亂之本而言滅周者必褒姒也詳玩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烕之四句則既惜而又傷之意可見矣

十章　八章既言周之必滅故下兩章以將車為比而反覆譬曉之九章則不善將車而至於敗者也十章則言能反其道則將車踰險蓋有不難者矣而王曾不以是為意何哉

十一章　此章則自傷處此亂世為生困蹙雖欲潛伏亦有不可免者但慘慘然憂國之為虐耳

十二章　此章則又言彼得志之小人惟與其姻親鄰里煦濡以相樂而我獨憂心至於疾痛然彼之所以自樂者亦豈真能長保其樂哉

十三章　此章則言王所用之小人本不當有屋以居而彼乃有屋矣本不當有祿以飽而今方有祿矣斯民之無祿者是則將誰咎哉亦天禍椓喪之而使然耳深味哿矣富人哀此惸獨兩句是誠然矣詩人其真有文王之心哉故孟子引之以言文王之事

十月之交

八章　一章二章言純陰之月而有日食之變以吉凶之徵究其末勢則民為可哀而已三章又言雷

雷非時山崩水溢之變並見層出上之人曾不恐懼修省以懲止之四章則推言變異之由本於小人用事於外而褒姒蠱惑王心於内五章六章則專望皇父盖皇父以宰屬而總六官之事位雖卑而權則重在七子中最用事者也五章則責其遽然遷徙已家而廢其居業六章則責其作都于向唯富人是取而不恤王室七章則自言已雖黽勉以從皇父之事而方以無罪遭讒因言所以致下民之災孽者皆讒口之人所為大抵昏亂之世乃讒口得志之時也八章則言已所居之里為皇父所病而被害尤酷因自歸於命而安之耳此詩乃是皇父所遷而破壞其居業之人所作雖未必是大夫然必是有位之君子也

有學者問詩十月之交集傳云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曰天有黃道有赤道天正如一圓合黃道是那合底盖相合底縫在天之中赤道一半在黃道之内一半在黃道之外東西兩處與黃道相交度只

是將天橫分為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那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更率撞着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皆同一度謂如月在畢十一度日亦在畢十一度雖同此一度却南北相嚮日所以蝕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蝕望時月所以蝕固是陰敢與陽亢後如此然歷家又謂之暗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暗到望時恰當著其中暗處故月蝕

雨無正

一章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者言天本廣大而乃不大其德惠何也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者言天之幽遠不可測識故降此暴虐而曾不思慮圖謀也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此即上四句所言之事實也言有罪而伏辜者勿論可也若其無罪而亦相與陷於死亡則非理矣此皆心有所疑無所

歸咎而訴

天之辭也

二章 所謂將有異姓之禍其兆已見者指何而言曰仰觀于天則降此疾威不分善惡斬伐無餘俯察夫人則三事大夫邦君諸侯其視王如路人藐然無君臣之義事勢如此庶幾王之改而為善乃覆出為惡而不悛此豈非滅亡之兆乎靡所止戾乃指人而言言今周宗既滅則天下之人無所定止故下即言正大夫離居也正大夫既離散而去則我雖為王而勞勩誰復知之哉我即作此詩之暬御自我也

三章 法度之言聽而行之則績效隨見有所底止今既不聽法度之言則如猖狂妄行者亦將何所底至哉常人之情無特操者見王所為如此則皆從風而靡於此而能戰兢以自持其身者蓋不易得也彼正大夫離散而去者豈一一能自靖而各盡其心者哉故戒之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豈可因王之為

惡而遽自放逸以棄其身哉人惟一心而已能敬其身則能敬人能敬天矣詩人發此意至為深切學者不可不深體而力行也

四章 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則皆不敬其身者聽言則荅面從者也譖言則退畏罪者也面從者不盡其情畏罪者唯知有己皆不能敬也暬有狎習之意自謙之辭也

五章 上章既責諸臣故此下兩章則又體其情而言之此章言彼其所以離散而去者蓋亦有不得已者蓋言之忠者則非但出諸口適以病其身至於巧言如流順從而不逆者乃使其身得處於休逸之地則彼其所以離散而去者是豈得已哉其志亦可哀也已矣

六章 此章則又言人皆曰往仕而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直道而盡言者則得罪於其君巧言以

徇人者則見怨於其友蓋朋友以相切磋為道若枉直以從君則朋友必見棄絶矣以是言之則當時之仕又豈易為哉忠言獲罪而巧言處休直道見抑而枉道見容皆亂世之常事也

七章　此章則又盡言已意以告諸離居者使之復反於王都彼既不從則又言其痛切之情為可念者而猶盡言以詰之而庶其或見聽可謂既能盡人之情而又能盡已之志也然則此暬御之臣蓋亦非常人矣

章句　劉氏之説雖似有理然韓詩之序亦失詩意而所添兩句又與詩例乖外不合故先生寧從闕疑之例而不敢從也

童子問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童子問卷五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舉人臣汪元亮

欽定四庫全書卷

童子問卷五

宋　輔廣　撰

小旻之什二之五

小旻

一章　昏亂之世君臣上下謀猶邪僻無有沮止之者故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夫為國者固不可以無謀猶也然觀其於謀之善者則不從其不善者則反用之則我已甚病矣不待其謀之敗而禍之來也

二章　小人為謀滃滃然面相和訿訿然背相詆是雖常慼慼然其所以為此者則有二故焉一則幸其不成而欲以自解一則恐其或成而彼有所利是其為慮亦已深矣然其昏蔽之極是非莫辨於謀之善

者則違之其不善者則從之則亦終歸於敗亂而已故我但視其謀猶則知爾之胡能有定也

三章 卜筮亦國家之大法或有所疑則敬以卜之一卜則已不敢數也若再三煩瀆則在我者已不誠矣何能有所感哉故以為我龜既厭而不復告以所圖之吉凶也洪範曰謀及卜筮夫謀貴乎博故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今乃以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者蓋彼之所謂謀不過盡衆人之情而主之者則一人而已而此之所謂謀夫則是各主其謀故是非相奪莫知適從所以其謀終亦無所成就也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此亂世為謀之常態上無聽言之明則人人得以肆其說而已亦終莫能決其是非故無肯任其成敗之責者夫事固貴謀謀又貴成謀唯行之然後底於成若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則其謀雖多而亦何能有得於道路之實哉

四章夫為諜而以先民為法則不至於杜撰以大道為常則不流於邪僻故其所諜者無非遠大之規而不為目前之計今其所聽接所爭競者皆通近淺末之言而已則是其不以先民為法大道為常故也如此則何異於將欲作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故人人得為異論而終不能有成也

五章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豈有無才之世哉故告之以國論雖未定而人民之中有聖與否者焉人民雖不多而有哲謀肅乂者焉但患王不能用之耳王不能用則雖有是五者之才皆將如泉流之不反而相與淪陷於敗故以是戒王庶其能發護而扶持之無使至于此極也由是觀之則作是詩之大夫其心量之廣大志慮之深長學問之博洽皆可見矣觀此章及第三章則其有得於箕子之學蓋深矣

六章 荀卿子樂王鮒皆以此章為畏小人而發是古之傳經者已有此說矣而集解不取者蓋此詩專為刺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初不為小人而賦也且小人之禍固不可不防開畏慎然亦何至於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哉易曰君子待小人不惡而嚴此君子待小人之正法也至於禍患之來亦豈如此戰兢所能免哉

小宛

一章 凡弟相戒以免禍則發言而首及於父母者宜矣

二章 時人方化上所為昏亂於酒則此凡弟相戒而首及於此者亦宜也酗酒者必昏肆唯肅敬通明之人則雖醉而能溫恭自持以勝彼昏不知者則一於醉而日甚矣彼昏不知正與通明者相反也昏

亂於酒則必自喪其威儀故相戒各自敬謹我身之威儀天命不又蓋言不可恃天命之常如此會有禍亂生也人能敬我身之威儀則能敬天矣天豈在外哉此義精矣

三章 善道人皆可行不似者可教而似同一秉彝故也凡弟相戒以免禍而上念其父母下慮及其子則其意可謂懇至矣

四章 以脊令之載飛載鳴興凡弟之各有所進之道雖或不同然俱求無忝辱於父母可也先生嘗因人讀詩而務快不子細戒之曰今人看文字敏底一揭開版便曉但於意味却不曾得而今便只管看時也只是恁地但百遍自是強五十遍時二百遍自是強一百遍時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這箇看時也只是恁地但裏面意思却有說不得底解不得底意思却在說

不得的意思裏面

五章 塡寡自謂也王既不恤鰥獨則如我之病寡宜岸宜獄矣故握粟出卜以求自善之道貧窶如是而猶不忘所以自善之道然後為君子也

六章 温温恭人惴惴小心皆指他人言也戰戰兢兢則自謂也言今處亂世温温柔恭敬之人則如集于木而恐墜也惴惴小心之人則如臨于谷而恐隕也我其可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哉此意猶陶侃言大禹聖人猶惜寸陰如我輩正當惜分陰耳

章句 一章言思念父母以發相戒之端二章言時俗所習以致相戒之意三章則相戒相勉以教其子四章則欲各自努力以無遺父母之羞其意可謂懇至矣五章則又言王不恤貧困鰥寡如

我之病困孤獨當今之世或不免於羅織之禍故握粟出卜以求自善之道六章又言當世賢者尚且就畏如此況我則又當何如哉

小弁

一章 鸒多羣飛提提安閒貌故以興民莫不善而我獨于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正與舜之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之意同云如之何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辭此詩之所謂可以怨也

二章 大道本平易而將鞫為茂草以興人心本無事而今憂思如擣維憂用老維憂能老人非特能老人也又能使人病故又繼之以疢如疾首頭痛最巨恐疢如疾首則其病甚矣

三章　此章自怨之意允切言天之生我其時何所在乎意者必在於凶惡之處故其所遭如此也

四章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見物之大者無所不容以興今王乃不能容其子使如舟之流於水中而無所屆何哉

五章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以見夫物無不顧其親者以興己獨見棄逐如病木之悴而無枝何哉其意又切於前章矣蘓氏乃謂今王獨棄后而逐太子几然如壞木之無枝豈有為人子而以禽獸興其父而又為不如草木哉其害理甚矣且與首章怨慕之辭不類蓋此以上皆自怨之辭也

七章　六章七章始微有及其親之意然皆以君子稱之亦不過言其忍心信讒視我之不如投兎死

人於我之不如伐木析薪而已雖怨而不忘于慕也

八章 此章則總其始終言之申后之黜宜臼之逐雖主於褒姒伯服之譖意者幽王之昏暴必先嘗泄此意於言語之間故其左右得以附會而成之自古如是多矣東萊先生以為推本其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者是也無逝我梁以下四句則事已決後絕意之辭耳

章句 觀平王之終則固亦非上智之資也而此詩乃有大舜怨慕之意何哉曰人方在困苦中情欲無所肆易得收歛近道出言或與聖人合者有之孟子論越人與其兄關弓事甚好此亦不過凡人之情耳但凡人之情暫而聖賢之心則常久而不息耳詳味孟子之說可謂善說詩耳

巧言

一章　此章則遭讒被禍而號天求免之辭也

二章　此章則推原其禍亂之始萌也夫讒諂之始萌王惟一喜一怒之正足以絕之惜乎王之不能也

三章　此章則究極其禍亂之極摯也夫既不能用其喜怒以已亂則疑信不決故君臣或用盟誓以自固而讒人益得以行其意則亂是用長矣指讒為盜疾之之辭也巧為言以入於王心使王不覺而以為暴虐加人則是誠可謂盜矣至於嗜其言而甚甘焉則亂之益進未有窮已也匪其止共維王之卭此必指其實事以曉王耳夫讒諂之人必須自力於其職以市信於王然後其說始得以蠱惑王心而使不自覺焉故言此以曉之曰斯人也非真能共其職業也適足以為王之病而已

四章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以此二事與他人有心而予則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者又以比讒人之情偽遇已則得之也躍躍有跳梁恣肆之意讒者方且跳梁恣肆以害人自謂人莫得而知已也一旦遇智者臨之則其情偽顯露有不可得而隱者誠有似乎毚兔之躍躍而忽遇犬焉則無所逃矣

五章 往來行道之言或往或來之不一也然我之心皆能辨之如數一二然彼安徐碩大之言則出於口宜矣若夫巧言如簧則彼雖不以為愧然我視之則其顏亦甚厚矣若其顏之不厚則必有羞惡愧恥之色形焉

六章 末章言此讒人居之卑人之微疾之多徒衆之幾何者東萊先生以為非特賤其人且言其本

亦易驅除特王不悟耳者是也此亦終二章之意此詩四章五章言讒言之本不難辨也六章言讒人之本不難除也故先生於何人斯後言巧言一篇刺聽者是也

何人斯

一章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責之也而不為已甚之辭胡逝我梁不入我門疑之也而猶有望之之意

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始明言之而其情既不得而適然亦無忿懟之辭也可謂忠厚矣

二章 雖已明知其人之譖已而猶為不知之辭曰二人從行誰人譖我而為我之禍乃今逝我之梁而不入唁我乎大抵讒人者自是無面目以見人然其所以自解者則必曰我之所以不見此人者以此人之不足見也故詰之曰爾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為可乎

三章 知其逝我梁，逝我陳，是聞其聲而不入見我，是不見其身，故因其實而言之，又以見蹤跡之詭秘也。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承上章而言，爾之反覆詭誕以欺人如此，是以人為可欺也。人或可欺，而天其可欺乎？爾獨不畏于天而諧我如是也。古之責人，往往至天而極，如雨無正所謂胡不相畏，不畏于天，亦是意也。

四章 其為飄風，言其儇利便捷耳，此則譊人之態也，故巷伯詩亦云捷捷幡幡，謀欲譖言也。言彼若自北自南而往，則我亦已矣，今乃近逝我梁而不入見我焉，則適所以攪亂我心而已。雖不彼是而猶不能忘，仁者之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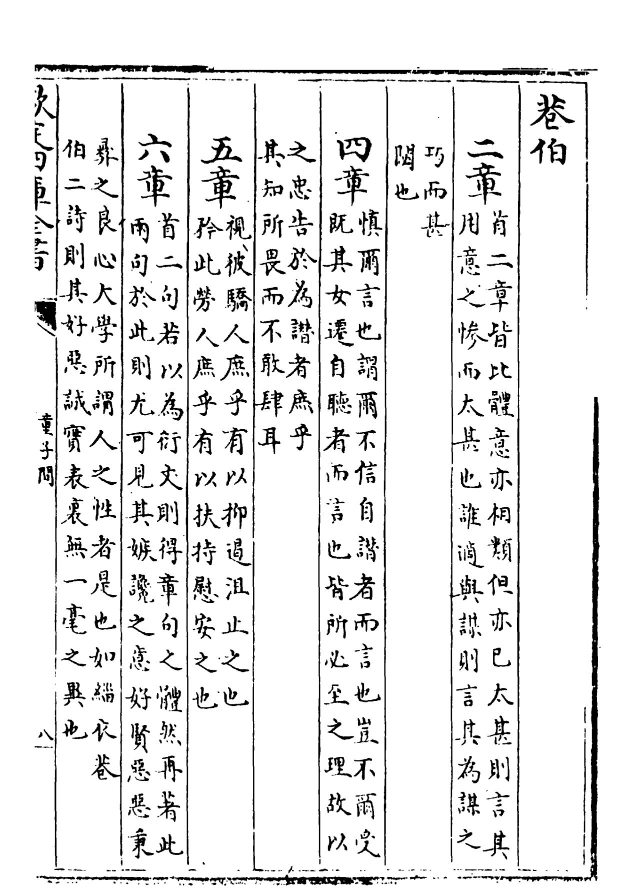
五章 平時安行，猶不暇息，此所以比之為飄風也。

六章　一者之來云何其盱一者之來俾我祇也君子以人道望人者也此意最宜玩

七章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言始者相親愛之情也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此又逆其情而言之讒者之讒人人或責之而自文其過不過有二説焉不以為其人實有是事則必以為我本無心但實是不相知耳以人為實可罪則二章之所責是也以為實不相知則此章之所貴是也

八章　卒章則盡言以責之序所謂絶之者是也始以鬼蜮言之而終則曰人也既又作好歌以究極其反側之情庶幾其或悔悟焉則仁恕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其與小丈夫之力詆痛拒者固異矣

章句　王氏之説深得夫仁人君子之心讀之三復令人惕然而有發焉不忠於君不義於友則斁敗彝倫故謂之大故不然則猶未可絶也



巷伯

二章　首二章皆比體意亦相類但亦已太甚則言其用意之慘而太甚也譖適與謀則言其為謀之巧而甚陷也

四章　慎爾言也謂爾不信自譖者而言也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自聽者而言也皆所必至之理故以之忠告於為譖者庶乎其知所畏而不敢肆耳

五章　視彼驕人庶乎有以抑遏沮止之也矜此勞人庶乎有以扶持慰安之也

六章　首二句若以為衍文則得章句之體然再著此兩句於此則尤可見其嫉讒之意好賢惡惡秉彝之良心大學所謂人之性者是也如緇衣巷伯二詩則其好惡誠實表裏無一毫之異也

七章　諧始於微者進而賞之也君若受之則諧者之氣益壯而心益大末流之禍豈止及其大臣而已哉雖王后太子或有所不免故堲讒必折其萌芽辨於微小可也然非明且遠者不能焉

谷風

一章　朋友居五典之一而餘四者實賴以攜持焉其義大矣然常人之情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者則不知其義或乃倏歡而驟棄焉此谷風之詩所以作也

二章　維予與女喣濡之私意也棄予如遺反覆之薄情也寘予于懷維予與汝之甚也棄予如遺女轉棄予之甚也夫喣濡之私情則非天理之公反覆之薄情則非天理之厚夫朋友相與自有一定之分誠信相與憂樂如一固不必有喣濡之私意亦豈可有反覆之薄情也東萊先生之說誤以前二章皆為

比欲專以維風及雨維風及頹為義其引叔向之言亦不切

三章 大德謂朋友之義出於天者小怨謂懟語忿色生於人者為朋友者為夫生於人之小怨而棄夫出於天之大德則亦不思甚矣忘大德思小怨必是當時人有如是實事故末章因風以為比而明言之以成其不可如是也或以為興者拘於例耳然不若以為比之是也上二章自為興下一章自為比亦何害詩記所載呂氏之說在末章注內却正以此章為比體也

蓼莪

一章 首二章自毛氏而下諸儒皆誤以為興體故其說繚戾而不明集傳正以為比其義方明白且是說得匪莪伊蒿一句出大凡為人子者惟不得盡已之意以報父母則其哀苦之情尤為切至此足以

觀天理矣

三章　王氏泥序中民人勞苦一句乃以缾喻民罍喻君故其說尤為緜戾睽絕集傳以為比體而以缾罍之相資比其父母與子之相依缾之罄則為罍之恥父母不得其所則為子之責如此方與前二章之意相屬而又起得下兩句唯其如是故孤寡之民不得終養其親則雖生不如死也下四句又所以實上二句無父則無所怙無母則無所恃出則中心銜恤入則如無所歸此乃生不如死之實也玩此四句真能道孝子之情非身履而親歷之不知其味也

四章　此章則賦父母之恩末乃嘆其如天之無窮無物可以為報之意故嘗為之說曰臣之於君其忠有盡子之於親其孝無窮

六章 後兩章則分明是興體我獨何為而遭此害也哉我獨何為而不得終養也哉此兩句最宜玩

蓋末後方及其所以不得終養之意

章句 先生載王裒一事以見詩之感人如此必如是然後為善讀詩也以至於解顚手舞足蹈

皆實有是理但患人不善讀耳

大東

一章 首二句興也而嚴氏解云思昔先王之世諸侯富足其簋之飧饛然其昌之七捄然如此說卻似賦體了蓋興則是託物興辭其辭固有相因而可推者然亦有全不相因者故集解於興體往往不甚推說只以為託物興辭而已若一一推說其義則必入於穿鑿矣然此篇本言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則

首述其往昔富盛之事亦宜也豈其興而兼賦體者歟周道只道路之道與下章周行一意故集解以爲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是即指道路而言也然以上四句平直履視之義觀之則又似指周之王道而言豈本意只是指道路而言而其中亦含此意邪思而反顧焉衰而出涕焉則傷今思古之意亦自可見矣

二章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舉其甚者言之也以葛屨履霜則冬裘之不備可知矣既往既來則言其來往之不一也周道一也方其盛時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及其衰也公子行之而人心病焉時移事變而人心所感不同如此傷於財則衣食不足耳故首章追言昔日食之有餘此章言今日衣之不足亦宜也

三章 上兩章既言傷於財故此章推本其困於役而言之耳此雖興體然所謂其辭相因而可推者也

四章 粲粲衣服熊羆是裘皆形容東人杼柚之空而言也賦役不均言貧富不同勞役有異也羣小得志言衣服之華百僚是試也

五章 侯邦供王賦役固其職也然為王者當有以體恤之不敢易視而輕用之可也觀禹貢之底慎財賦與逸之惟正之供則必不至於易視而輕用之矣今也東國財力俱困而饋兩人以酒則視之曾不如漿與之以鞙然之佩則視之曾不以為長易視之如此則輕用之必矣此東國之所以怨病而想之於天也

七章二章三章以下文意奇逸其辭雖若斷踈而意脉實相連屬作此詩者非唯忍得其正其亦老於文墨者歟

四月

一章月令六月昏大火中火昏中則暑退夫六月暑正盛而云退者盛則退也徂訓往往則退義

三章此章亦興也而先生但連上二章為說云夏則暑秋則病冬則列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如此則説則却似賦體其不解所以為興者蓋此章之説已見於蓼莪篇矣三章並舉三時而獨不及春者春日和煦發生之始在四時之中獨為嘉美故也

四章廢為殘賊先儒皆以為指民而言云王暴而剝下下無完民焉而先生獨以廢為變指在位而

言何也曰若以為民則為字與賦字說不行矣先生之說却與序說在位貪殘一句相應是誰之過歟意蓋指王也

六章上章則專言其身此章則并言王之不我有江漢為南國之紀則是江漢之有南國也王不我有則是自紀于下矣

七章此章本亦與體但有所託之物而無所與之辭故不可謂之興又有四箇匪字故亦不可謂之此而只得以為賦也

八章維以告哀而已無他事也則其情切矣

北山之什二之六

北山

一章　此詩行役之大夫所作以言上之役使不均也然首章則自言其年壯力強故朝夕從事於此又言其所以如此者盖以王事不可不勤然以是故而不免遺父母之憂耳未及乎上之不均也士子雖作詩者自言然行役者非一人盖兼舉之矣

二章　此章則承上章而言我雖不敢不勤於王事然士之廣臣之衆而使我獨勞何哉雖畧及夫上之不均與己之獨勞然不斥王而但言大夫不曰獨勞而乃曰獨賢則其言猶忠厚而未敢怨也

三章　此章又承上句獨賢之意而言上之所以使我者得無善我之未老而方壯其膂力足以經營四方乎此意尤忠厚而有盡力盡瘁之誠也

四章

此章而下則方言其不均之實然亦不過以其勞逸者對言之使上之人自察耳但言之重辭之複則其望於上者亦切矣詩可以怨謂此類也

六章

燕安也重言之見安之甚也或燕安而自居於休息或盡瘁而力為國事或息偃在牀以自逸或不已於行以自苦或深居而不接人聲或憂慘而自極劬勞或栖遲于家而偃仰自適或煩勞於國而儀容不整或躭樂飲酒以自樂或慘慘畏咎以自憂或出入風議而親近從容或靡事不為而踈遠勞勩

無將大車

一章

夫行役者進而有王事之期程唯恐其有不及之悔退而有家事之多端唯恐其有意外之虞所可憂者固不一而足也故曰百憂戒之以無思者言姑置之勿以為念可也不然適所以自病而已矣

二章人心憂則拘而定故在憂中耿耿然不能逸而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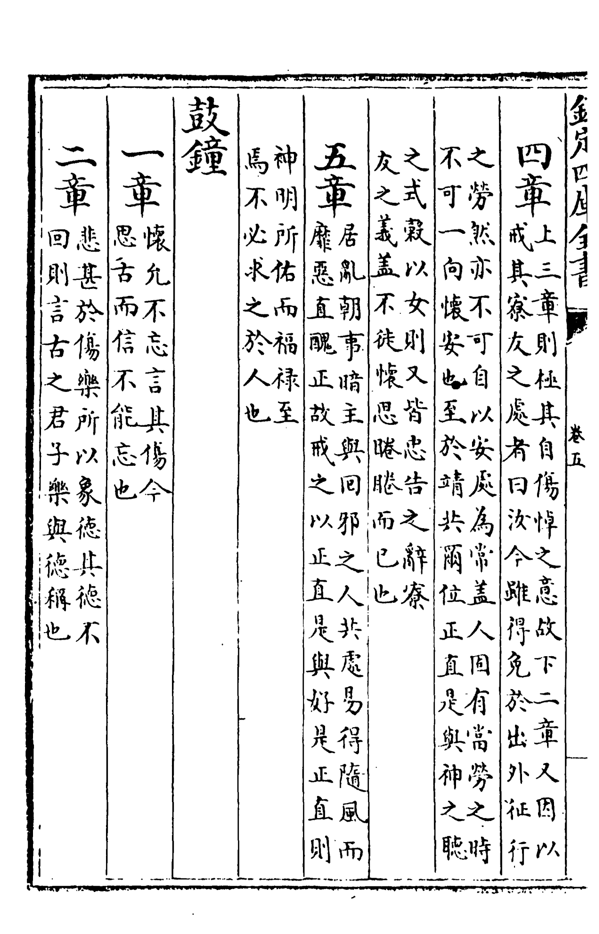
小明

一章明明上天照臨下土則宜無不察也故呼而訴之我征徂西至于艽野言其所涉之遠也二月初吉載離寒暑言其所歷之久也行之遠時之久故其心之憂如中藥之毒而甚苦也共人即靖共爾位之寮友也寮友不一而足有出者有處者宜也已之征役困勞苦矣然以其所謂罪罟讒怒慼急反覆者觀之則寮友之處者亦豈有樂事哉此所以思之而涕零如雨又自言我亦豈不懷歸而相與共事哉正以畏不測之罪而不敢歸爾罪罟言其以罪而加人如罔罟之取物而物有不及知者也不言思其室家而欲歸乃言思其寮友者善為辭也然室家之思固亦在其中矣先儒泥序中悔仕二字遂以共人為隱

居之人且曰怠彼不仕之友閒居自樂欲似之而不得故涕零如雨其意感疾全無意味且與下兩章不協殊失此詩之旨

二章 二月初吉是日月始除舊而生新也曷云其還言未知何時而可還也念我獨兮我事孔庶所謂身獨而事衆也心之憂矣憚我不暇所謂勤勞而不暇也睠睠懷顧言已之於寮友勤厚睠睠然懷思而顧念之也譴怒則明言其罪責之及耳

三章 日月方奧亦謂二月朔也政事日益蹙急危亂之世大率如此此行役之大夫所以不得而還也采蕭穫菽則歲莫之事也心之憂矣自貽伊戚此句方見其悔仕之意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言其念之而至於夜不安寢也反覆不常則好惡無定而刑罰必有濫及者矣



四章 上三章則極其自傷悼之意故下二章又因以戒其僚友之處者曰汝今雖得免於出外征行之勞然亦不可自以安處為常蓋人固有當勞之時不可一向懷安也至於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則又皆忠告之辭僚友之義蓋不徒懷思睠睠而已也

五章 居亂朝事暗主與回邪之人共處易得隨風而靡惡直醜正故戒之以正直是與好是正直則神明所佑而福祿至焉不必求之於人也

鼓鍾

一章 懷允不忘言其傷今思古而信不能忘也

二章 悲甚於傷樂所以象德其德不回則言古之君子樂與德稱也

三章伐鼛舉樂器之大者言之以見其樂之盛也妯甚於悲謂常動而不息也其德不猶言與今之君子不相似也將將喈喈伐鼛言其樂之盛也湯湯湝湝三洲言其時之久也且傷且悲且妯言其憂之甚也樂之甚作之久也而民心之憂益甚焉則與古之王者憂民之憂樂民之樂者異矣

四章末章則又極言其樂之盛以見樂雖是而人則非焉蘇氏之說深得詩人之意

章句此詩使其誠是刺幽王為流連之樂於淮上則集解所說已極分明但無明據故先生例以為未敢信其為必然耳

楚茨

一章集傳以此詩為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宗廟之祭其不以為公卿自作者蓋以此詩

多麽辭如景福萬壽之類非所以自言也此章首四句推本而言以見其不忘所自也王氏以為我倉既盈則無所藏之而露積為庾其數至億者是也然此亦甚言之以見有餘之意耳黍稷酒食之資既有黍稷則自然思祭其祖先此乃人心之不能已者順而行之固大福之所集也

二章　古之祭祀用人甚多此言濟濟蹌蹌者謂凡與祭之人皆有容儀也孔氏云周禮祭祀之聯事與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各有司也此說太拘凡此固亦在其中然不專指是而言也長樂劉氏謂絜者在滌而芻之此亦絜之之一端耳以往烝嘗之時矣此說是也先曰烝者先其盛者且趁韻也剝亨肆將各有其人皆蒙濟濟蹌蹌一句○王氏云凡祭祼鬯則求諸陰焫蕭則求諸陽索祭祀于祊則求諸陰陽之間蓋魂無不之神無不在求之之備如此祀事所以孔明也者是矣集傳入以為明字兼備著兩義者尤善

○先祖是皇皇大也集傳又曰君也者如府君之謂所以尊之也神保是饗者既饗其誠意又饗其飲食也

三章毛氏曰爨饔爨廩爨也孔氏曰祭祀之禮饔爨以煮肉廩爨以炊米少牢云饔爨在門東南北上廩爨在饔爨之北此亦所當知孔氏又曰雖執爨之人無不踖踖然敬慎是也執爨者猶敬則他可知矣為俎為碩者言其俎所載之牲體甚大也所謂奉牲以告曰謂其博碩肥腯者是也燔炙者皆所以從獻也主婦獻尸則兄弟執燔從故繼言君婦莫莫毛氏以莫莫為清靜而敬至者甚善葢莫莫有冲漠之意唯清靜而敬之至者方有此意思曰君婦者君即主也又所以尊稱之也豆所以盛內羞庶羞皆主婦所薦者故繼言為豆孔庶孔氏曰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注云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

粉餈其豆則酏食糁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房中之羞即內羞也此正大夫賓尸之禮也如是則其豆亦甚多矣為俎為豆為賓為客四為字只一意皆有為之之意故先生解為賓為客云筮而戒之使與祭者是也上既言從獻則是已獻尸矣此又言助祭之賓客故遂言獻酬交錯要其終而言無所不逮也禮儀卒度言其禮儀盡合法度也笑語卒獲言其於旅而語之時其笑語無不得其宜也此神保之所以來格介福之所以來報萬壽之所以來酢也東萊呂氏曰坊記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味坊之言則三代之之祭祀洋洋乎其可識矣

四章　祖賚孝孫鄭氏以為祖往也賚予也所以重釋上句致告之義如言以其所致告者往而予孝孫也集傳失解此二字自苾芬孝祀以下皆嘏辭孔氏獨以永錫爾極時萬時億為嘏辭之畧者是也禮容莊敬解既齊既稷既匡既飭二句故報爾以衆善之極解永錫爾極一句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各隨其事而報之以其類解時萬時億一句唯禮容之莊則見於事者齊整而匡正唯禮容之敬則存於中者敏疾而戒謹無一事而不得乎此使是衆善之極各隨其事而報之以其類又所以解上句無一事而不得乎此也

五章　禮儀既備言其禮之無不舉也鍾鼓既戒言其樂之無不奏也如此則祭事已畢矣故主人退往作階下西面元居之位而祝遂傳尸意告利成於主人於是神醉而尸起送尸而神歸冢宰之衆皆徹

去其饌主婦徹去其豆籩或送以與賓客或留以宴同姓孔氏曰九嬪贊后徹豆籩故知為婦徹豆籩而已又曰特牲少牢禮皆曰祝執其俎以出此是歸賓客之俎也又特牲曰祝命徹胙俎豆籩設于東序下所以留同姓宴也鄭氏尊賓客而親骨肉之說其義味甚長

六章孔氏曰上章既云備言燕私故此章即陳燕私之事是也無有怨者謂旅酬無有不逮之人賓客無有不送之俎親戚無有不與之宴也自神嗜飲食以下皆與燕者之慶辭也無所不盡董氏以為內盡志外盡物者得之〇此詩一章言黍稷既成為酒食以祭祖考二章言絜牛羊以為牲求陰陽以備肴三章言俎豆有碩多之實主婦有靜敬之德賓客之賢獻酬之禮四章言行禮之久筋力雖竭而式禮莫愆祝致神意以嘏予主人之事五章言禮樂備舉祭事既畢而祝傳尸意告利成於主人然後神醉而尸

起送尸而神歸歸賓客之俎留同姓而燕之事六章言燕私之事而并載燕者之慶辭也

童句 此詩先儒皆以為天子祭祀之事者豈其見詩中慶祝之詞太侈如萬壽之類乎然少牢嘏詞固曰眉壽萬年者此正大夫之禮也呂氏之說德盛政脩亦以為天子事耳然公卿固亦有家事而國之政事亦無不與聞也故集傳取而載之吳伯豐問楚茨以下四篇先生即謂幽雅反覆讀之其辭氣與七月載芟良耜等篇大抵相類斷無可疑然又有以為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則恐未然蓋聞自后稷以農事肇祀其詩未嘗不惓惓於此今以為幽風幽頌者皆是也而孟子亦曰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粢盛不潔不敢以祭古之人未有不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者恐不必專指公卿言之先生答曰此諸篇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止得以公卿言之蓋皆

畿内諸侯矣

信南山

一章先生謂此詩大指與楚茨畧同此即其章首四句之意則此詩亦是詩人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宗廟之祭也

三章首章言我之得以墾辟夫田者禹之功也二章言我之得以生長夫穀者天之賜也此章首句則重言首章之意二句則重言二章之意可見其不忘所自也第三四句方言此乃曾孫之穡鄭氏謂斂穫曰穡是也曾孫既有此穡則以為酒食奉祭祀以盡我之孝心又皆不忘其本之意也其曰畀尸賓者邱氏曰與尸謂獻熟食并酌齊獻尸是也與賓謂助祭之賓酌齊獻尸尸因酌以酢賓并祭末燕同姓於寢

是也此乃祭祀始終用酒食之事長樂劉氏以為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歡悅以奉宗廟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者固是矣至於遠不忘乎大禹甸治之功近不忘乎上天饒洽之賜與夫孝奉宗廟之祭是又皆可以膺受多福而不忝也

四章觀此章以瓜菹獻皇祖之事尤可見其為臣下之詩非天子之事也

五章此章方言祭祀之禮有酒有牲則祭禮備

六章若以烝為冬祭之烝則其義亦如楚茨二章董氏說上章既言有酒有牲以享于祖考故此章於是言以是牲酒為冬祭之烝而飲食苾芬祀事備著先祖於是既大且尊而降福無疆也

甫田

一章　楚茨信南山二詩皆是述公卿有田禄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故首皆推言昔人墾辟之功而我得以耕治以奉祭祀之意甫田之詩乃述公卿有田禄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故首言有年之多與蓄積之富以比於神不可不報之意王氏謂畝大抵以南為正故每曰南畝不知何所據而云畝固有南北東西矣但南乃陽明之方故多言之如所謂東南其畝而不言西北其義亦然言農夫而終之以髦士所以重農也東萊引管子之說為證是矣

二章　二章便言祭社方樂田祖祈甘雨以大稷黍而善士女三章則言其耔耘之敏四章則言其收成之富東萊先生謂此詩後二章皆述前二章之意者亦善三章所言述首章今適南畝之事四章所言述二章歸功農夫之事

三章　婦子來饁則見農夫俱在田以力事此田畯之官所以喜也不然則不歎而將訓督之矣先生雖不解田畯為何人而鄭氏謂即司嗇而先生於二章已言田祖先嗇也則田祖田畯司嗇一也取其左右之饋以嘗其旨否者旨則幸而喜矣否則慘然為之不樂也不曰取而曰攘者以公卿之貴而食農夫之粗糲彼必有所不敢獻者故攘而取之以見上下相親如家人父子之無間也○禾之易治竟畝如一則人力到而無鹵莽之失故知其終當善而且多也曾孫不怒不曰喜而曰不怒者避上田畯至喜之句也農夫之力盡田官之職舉禾易竟畝而終善且有此曾孫之所以喜也曾孫既以是為喜則必當有以慰勞之故農夫所以益歛於其事而不敢恃以自安矣此其所以自古有年也

四章　夫以時歛散補助不足而勞來勸相以致農夫之斂者固賴乎上之人而火耕水耘沾體塗足

勞苦自竭以致禾稼之登者則實農夫之力也歸美于彼而欲報之厚宜矣若夫用其力享其奉而曰予不戕禮則然矣則是末世薄俗之所為古無是事也

大田

一章　楚茨信南山為述公卿之事故首原其田畝壄闢之功自古有年之事大田為農夫之自言故止及其一歲耕種之事而已○既備乃事凡事豫則立也播厥百穀見其種之多也農夫以百穀庭碩為順曾孫之欲則上之意乎于下而下之意順乎上矣

二章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自禾之秀而言以至於成實也其察之審矣又必無稂莠以分其土力無蟊螣以戕其根株然後害不及其稺禾稺禾猶且不害則其庭碩者可知矣然稂莠則人力足以除之蟊

蝗則非人力所及也故顧田祖之神持此四蟲付之炎火之中也

三章既無稂莠之害又無蟲蝗之害則其不可無者雨而已故此章又言其望雲與雨先公田而後私田如此則成有年矣鰥寡孤獨聖人雖不欲有此等人然亦不能使其無也但發政施仁則先及之而已雨我公田尊君之義也伊寡婦之利及衆之仁也民之穫也彼此皆有所遺棄焉以見其有餘也然亦非徒棄之也蓋將以為寡婦之利耳

四章甫田之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春省耕之時也大田之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秋省斂之時也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所以慰上之心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所以錫上之福也始焉竭力以慰上之心終則至誠以錫上之福民之愛君者如此則知君之所以愛

民為何如哉首章自言已之於農事預備於往歲而享成功於今歲以順上之心末章言君之於祭祀既以為今歲之報又以為來歲之祈故願其受福於無窮也

章句　上之欲報其下者如此則是君以民為體也下之欲報其上者如此則是民以君為心也上下之情相類以為一則君之德固厚而民之德亦厚也

瞻彼洛矣

一章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此則言天子之所在也君子至止福祿如茨此則言天子所在福祿厚集也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此則指言天子之所事也後兩章則皆頌禱之辭

章句　吳伯豐問瞻彼洛矣傳以為諸侯美天子之詩今考其間有以作六師之言則其為天子

之事審矣然二章三章祈頌之語則不過保其家邦家室而已氣象頗陋反若天子所以告諸侯者何也先生曰家室家邦亦趂韻耳天子以天下為家雖言家室何害又凡言萬年者多是臣祝君之辭

裳裳者華

一章為諸侯而使天子見之悅樂如此是宜有譽處矣先生正以此章與蓼蕭首章文勢相似故知其為天子美諸侯之詩以答瞻彼洛矣也

二章文章則德之𢏂中而彪外者德之彰著如此則固宜其有福慶也

三章此章美其車馬威儀之盛

桑扈之什二之七

桑扈

一章 先生定以為天子燕諸侯之詩當矣四章雖皆頌禱之辭然亦寓期望戒勵之意

二章 為諸侯者外有文章内復和樂固天子之所喜也則顧其承上天之祜福為萬邦之屏翰宜矣

三章 此章又言不獨為萬邦之屏翰其所統之諸侯又皆以其所為為法則其德亦盛矣方且戢且斂而不敢自恃其難其慎而不敢少忽則其受福又豈不多乎哉百辟為憲有期之之意不戢不難有戒之之意

四章 此章又言其飲燕之時交際之間略不敢少有傲慢之意則其福祿之來又有不待於求而得

之者矣彼交匪敖亦有戒意

鴛鴦

四章　和平之詩其辭明且易怨刺之詩其辭晦而艱鴛鴦之詩乃下禱上之辭故尤更明易上之禱下猶且述其德桑扈是也下之禱上則亦無此意但極其頌禱之情而已鴛鴦是也若不敢有擬議其德者敬之至也

頍弁

一章　賦而興又比也者何也曰有頍者弁本但言與宴者其弁頍然耳只是賦體又貼一句實維伊何則是以興起下二句豈伊異人兄弟匪他也此則興體至於蔦與女蘿施于松柏則又為比體也爾酒爾

殽之兩只是指酒殽而言猶曰此酒此殽也豈伊異人兄弟匪他則言當極其親厚之意耳以為蘿施於松柏比兄弟親戚纏綿依附之意則其體之也切矣未見而憂既見而喜則其與之也深矣

二章何期猶伊何也本鄭箋下又有期辭也三字○以時為善何也曰物得其時則善矣與維其時矣之時同

三章後六句見君子親親而惜之之辭也

車舝

一章雖無好友朋友亦以義合者

二章辰彼碩女令德來教言碩女適及其時而以美德來配己而教誨之也式燕且譽好爾無射言

以令德之碩女而與之燕則有譽矣宜乎悅慕之無斁也

五章表記之言雖非詩之本旨然讀者能如此則能有益於已矣時過而學者可常常涵詠此數語以自警　此詩一章言其望之甚切故得之甚喜也二章言得之有譽故好之無厭也三章則自謙之辭言我雖無以予女而女則宜有以相樂也四章則言我心傾寫于女以見誠之至也五章則舉其始終而言之上四句言其始下二句言其終前已極言之矣故此但言其畧耳

青蠅

三章一章則直以青蠅之聲比讒言而戒王以勿聽也二章三章則以青蠅止于棘榛以興讒人之罔極而交亂四國及我二人也交亂四國推言其終也搆我二人指言其實也此詩三章具比興二體其

義甚明白可觀

賓之初筵

一章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言其坐次之有序也籩豆有楚殽核維旅言其陳列之整潔也楚作濟楚之楚者勝酒既和旨飲酒孔偕言其飲者之齊一也酒不調美則有飲者有不飲者鍾鼓既設言其樂之備也鍾鼓舉其大者舉酬逸逸言其進止之安徐也舉酬謂旅酬時安徐則有序矣大侯既抗弓矢斯張言其射之有節也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其善射者之多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言其射之命中以辭爵辭養也　蘇氏云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宴禮既安賓然後改縣以避射既旅然後張侯及弓既偶然後拾發求勝以爵不勝者甚得此章之次序

二章毛氏謂籥舞笙鼓者謂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長樂劉氏曰言文舞則武舞見矣言笙鼓則八音舉矣因射而飲者飲在射先因祭而飲者飲在祭後上二章皆言凡飲之初禮樂之盛如此則必不至於亂也

三章温温其恭威儀反反抑抑始乎治也幡幡怭怭屢遷屢舞終乎亂也才飲酒稍不謹必至乎此

四章抑抑與反反相類反反自反也抑抑自抑也自反反顧其禮法也自抑抑遏其縱恣也僛僛比僊僊則甚矣側弁之俄屢舞傞傞則又甚也不知其郵亦甚於不知其秩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此自悔之辭也辭雖若緩而自訟之意深矣惟有德而為已者知之

五章相與飲酒固必有醉者有不醉者不能齊也既立司正以監察之則彼醉者披猖狂縱不善之

狀自不能知而反使不醉者見之爲之羞愧耳欲其不至於昏醉而但告之使勿太怠者何也曰凡溺於酒者其病根只在一怠字上稍自謹飭者使不至若是漢人謂無事故飲者亦此怠也無事則怠矣匪言勿言匪由勿語應前章號呼讙呶而云也言自言也語與人語也苟不可從則豈可語人哉俾出童羖則既示之罰矣三爵不識矧敢多又又所以丁寧而戒之也既已昏矣其可又飲哉彼昏不知一醉日富此小宛之所深戒也

魚藻

三章　此詩與鴛鴦相類辭雖簡而意則切矣不頌其德者德盛而非言之所能盡亦尊敬之至而不敢加以形容也但美其樂飲安居其位則非盛德其孰能之

采菽

一章　車馬命服衮冕九章所以錫予之者既已極其盛矣而意猶以為薄則可見其好之無已也

四章　夫諸侯以時而來朝固天子之所予也而其左右之臣亦率而至則尤天子之所喜也有一臣焉不以為然則已之德必有所慊而諸侯之心亦將有不可得者矣

五章　天子葵之言天子能揆度諸侯之心而知其底蘊也○此詩首章之意至矣言其寵錫之厚而心猶以為不足也二章則言其始來之時見其車旂而喜其至三章則言其始見天子時恭敬齊遬而為天子之所予四章則言其德足以鎮天子之邦為萬福之所聚而又喜其左右之臣相從而至五章則申言之而又歎其至也優游自適而無勉强不得已之意一有勉强之心則殆矣

角弓

一章凡弟昏姻親也親則宜近胡可相遠哉

二章王位在德元風俗之樞機也故爾遠則民然爾教則民傚其應甚速不可不謹也遠字承上章而言

三章王化不善則民之不善者先靡○交相病言交相讒害也集傳以為指讒已之人者言其病已者也

四章此章又言人之所以至於相怨者之由以曉之蓋人之所以相怨者蓋由各揚其一方而不相知有耳集解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已愛已之心愛人使彼已之間交見而無蔽者即大學絜矩之道也況

兄弟親戚之間至於相怨相譏以自取爵位而不知相遜正使得之終亦必亡而已矣此章始則詔之以相怨之由終則戒之以不遜之禍其曉之也切矣

五章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此必指當時實事而言蓋時有讒已以取其爵位而不度其已之不勝任者如食宜饇以比其貪黷之無厭如酌孔取以比其攫取之太甚

六章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以應前第三章之意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以應前第二章之意夫君者民之表上者下之倡民之善惡亦惟其上之所道耳罪不在於民也望於上者切而責於人者恕詩人之情當乎理矣

七章 末後兩章分明是比讒者人必見其為汙下而不屑焉然後乃肯遺棄之若或領略而容受之

則彼益自居以驕肆矣

八章　要荒無禮義之教親親之恩薄動則相殘賊也夫以中國而為要荒之俗此君子之所以憂也

菀柳

一章　前二章只是比體以人願息於柳陰以比人願庇於王者耳若以為興則不尚息焉無自暱焉兩句意思各別然以為興體亦可視其君如上帝則民之情本知所尊也然王甚威神使民畏之而不敢近則是王自絕于民矣使我朝王則王室其可定乎然其後必求我而無已將反有所不堪者焉則人不可不慮此其所以不肯來朝也然亦豈得已哉先儒泥序文諸侯皆不欲朝一句遂以此詩為諸侯相戒之辭故陳氏謂且俾我究之以待其改惡從善而後我至焉然詩但云後予極焉初無待其改惡從善之

意且不朝王亦非可安者也先生之說當矣況又有齊威王事可驗乎

三章 曷予靖之先生之說與上兩章俾予靖之之意相應如東萊先生之說雖亦可通但居字說得太重似入於鑿且凶矜二字輕重不協曷予靖之亦不甚通此章則分明是興體也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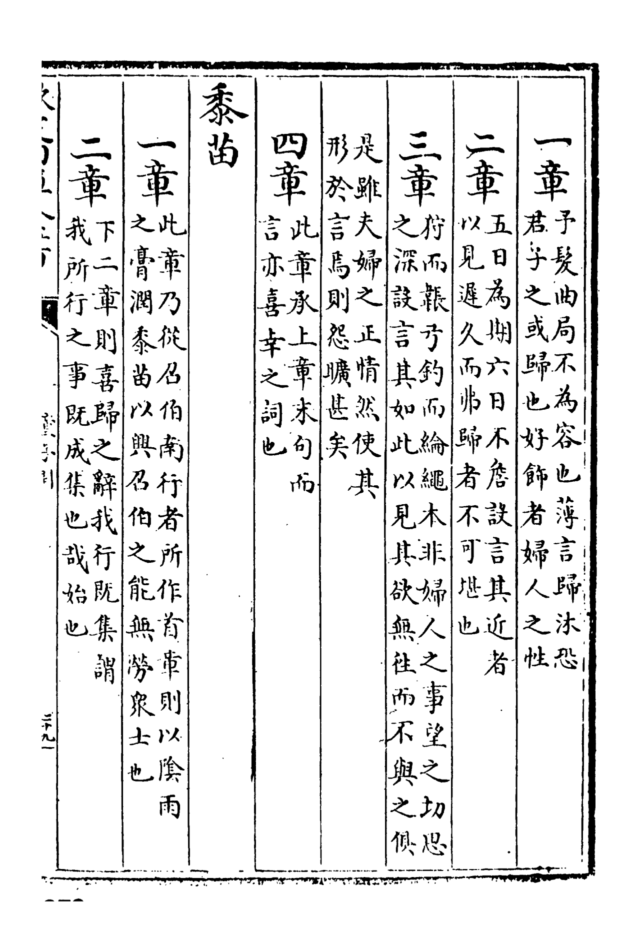
都人士

一章 以周為鎬京則行字當如字讀夫容則德之符也言則德之發也容言如是則其德可知不必又及其行而後為萬民所仰望也惟其容言為萬民所仰望是以我不見分則其心不說而菀結也○衣冠儀容世治則有常而馴雅世亂則屢變而妖怪如新室之時諸于繡㞜之類真可以駭人之耳目矣或

曰先生以是詩為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容儀之美而作此以歎惜之如此則東遷之後詩也曰厲王流死于彘之後都邑豈能如舊哉何必東遷之後乎故先生但以周為鎬京也

二章 綢直如髪若如鄭氏説以為言其性情之密緻操行之正直有如髪焉則與都人士臺笠緇撮者不類若如四章五章之例以為言其髪之美則如字又説不通或云首章既言都人士之言容故此章但言其冠笠而已若君子女則前章所未言也故此章宜言其德焉三章謂之尹吉者但言以其有禮法耳似亦可通

五章 後二章但言其帶與髪者以見此猶不可得而見則况於言與德乎



一章 予髮曲局不為容也薄言歸沐恐君子之或歸也好飾者婦人之性

二章 五日為期六日不詹設言其近者以見遲久而弗歸者不可堪也

三章 狩而韔弓釣而綸繩未非婦人之事望之切思之深設言其如此以見其欲無往而不與之俱是雖夫婦之正情然使其形於言焉則怨曠甚矣

四章 此章承上章末句而言亦喜幸之詞也

黍苗

一章 此章乃從召伯南行者所作首章則以陰雨之膏潤黍苗以興召伯之能無勞衆士也

二章 下二章則喜歸之辭我行既集謂我所行之事既成集也哉始也

四章　三章處居也第四章則述召伯經營成集之初烈烈征師召伯成之者言其師旅之所以得如是烈烈然威武者皆召伯有以成之也然則兵豈能自為強弱哉顧上之人所以御之者如何耳

五章　此章又重言營謝之功水土悉得其平治者皆召伯成之而天子之心亦得以自安也召伯之出為營謝耳然謝功既成而上則有以安夫天子報功之心下則有以成夫師旅威武之勢則其經畫之方保綏之德非有大過人者能如是乎

隰桑

一章　以此詩辭意與菁莪相類則菁莪亦為興體明矣

三章　德音孔膠謂君子之德音足以感人使之甚膠固而不可解也

四章上章既言德音孔膠故此遂言誠愛之意惟其德音之感人者膠固而不忘故其誠愛之深發之遲存之久而至於如此也

白華

四章一章言微物猶必相須為用而歎王之遠我而使我獨兮者何也二章則言時運艱難王之不圖而於我不若白雲之露微物三章則歎王之尊大而反不若小水細流尚能灌溉於物四章方以桑薪為比而自歎以嫡后之尊而反見卑賤也

八章一章則言夫婦之常理二章則言時運之使然三章始言其體尊勢大而反不如小水之尚能溉物四章然後自歎以其嫡后之尊而反見卑賤其言亦可謂有序矣五章又疑已雖念王而王不顧已

何哉六章始以鶖比褒姒而歎王之舉措取舍之非宜七章則遂言王之二三其德曾不若鴛鴦之有常八章方極其意而謂王不自愛重寵嬖賤妾以輕賤其身所以使我憂之而成病其言有序而不亂其怨有則而不流即其言以觀其人則申后其亦賢矣哉

緜蠻

三章

微賤之臣奔走行役道遠而勞甚至為鳥言以自比而求所託焉固仁人君子所宜動心者也如是而能飲食教誨而又載之以車則所謂中流之一壺也其感德當何如哉然未知其果有哀而收之者乎若如序說則褊狹甚矣非詩之教也

瓠葉

四章 物雖薄必與賓客共之此人道之當然也且曰獻曰酢曰醻而不廢禮焉尤見其敦厚之意

漸漸之石

三章 不遑朝矣猶可言也至於不遑出不遑他則其情危而可哀甚矣方采薇出車之詩作時豈容有此事哉世之治也固未嘗無征伐之師也然行者之勞未嘗自言而上之人則汲汲然以言其勞之可念世之亂也上之人未嘗念其勞而言及之而行者則自言其勞苦而不置焉夫使勞者自言而上之人不加恤焉則烏在其為民之父母也

苕之華

二章 知我如此尚與人之察己也

何草不黃

四章

苕之華言國家之衰微肸物之凋耗人民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役使之繁數征行之勞若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是無可為矣此黍離之所以降為國風也

童子問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卷

童子問卷六

宋　輔廣　撰

大雅三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

一章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正與中庸所謂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意同蓋非貌說實理然也先儒但以是詩為美文王之德故多以為贊美之辭雖先生詩解初本亦以為文王在上云者尊仰之稱而已今斷以此詩為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于

此以戒成王惟其如是故直以為文王既沒其神在上昭明于天又云文王之神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故其子孫蒙其福澤以君有天下也　天有顯道天之明命天之明也於昭于天文王之明也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自成王之時言之也　文王之德既顯則上帝之命自時矣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言其大綱而已因足以見文王之與天為一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則其言又詳且切矣

二章　亹亹雖訓強勉然亦有繼續不已之意與四章緝熈二字相似令聞不已亦據成王之時而言之文王之德不已故既沒而令聞猶不已皆實事也與周匹休則與周並顯矣臣之傳世既顯則周之傳世亦顯矣　上天以文王之故敷錫周家之子孫而又及其臣子則君臣同體亦可見矣或禍或福豈得而偏逃哉

三章 翼翼勉敬也勉則無怠敬則無他謀猶如此則其忠誠可知矣　翼翼雖訓勉敬然亦有左右輔翊其上之意　多士之生於周國乃所以為周國之楨幹也二程子論治天下之道未始不以求賢才為先務者以此然則天之所以使周之士傳世之顯者非所以為周之士乃所以為周之國也　自文王之時言之則文王之身固以多士寧矣自成王之時言之則文王之神亦以多士寧也觀文王之卒章及棫樸之詩與夫清廟之頌則可見矣

四章 先生謂四章始言文王之所以聖與夫上昭於天不已其令聞者止在於敬之緝續熙明不已而已可謂深得周公之心及文王之德也程先生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觀文王之詩則可見矣

五章 殷士雖膚敏而祼將于周京天命所在不敢違也此盛德之事漢唐以下皆不及矣夫以殷士

服殷之服而助祭于周焉最可念也最可警也故於此而呼王之藎臣而告之使念文王之德焉劉向所述孔子之言使人讀之憂思慘怛有不能堪者蓋孔子乃殷後而向亦宗室也　藎臣與三章厥猶翼翼相應

六章天命無常則當追念文王念文王則在於自修其德能修其德則盛大之福由已而致而天之命可保矣所謂天人之際於此可以觀焉而其所以致戒于成王者至矣先生解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曰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者可謂善說詩也矣

七章宣昭義問乃是接首章於昭于天與令問不已之意不曰令問而曰義問者所以戒成王也所為合義則譽聞自令也　命之不易毋遏爾躬言天命之難保而不可使爲我身而遏絶之也先生嘗曰

無自遏絕于爾躬如家自毀國自伐之類　宣昭義問戒成王之法文王也有虞殷自天戒成王之鑒乎殷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極言天理之妙不可以智測而意度也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者告成王以法天之道當法文王也文王之詩七章以一章言之首尾只是言文王與天為一以一篇言之首尾亦是言文王與天為一　但首章則專說文王末章則欲成王之法文王耳　首章之言如此而終之以此以見文王與天為一蓋不可以差殊觀矣　觀子思之言優游浩大如此非學到至處不能也夫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王亦曰理而已理即吾之性也知吾之性則知與天合德之旨矣

章句　天人之際指文王與天而言也興亡之理指商周而言也反覆丁寧言七章相粘綴而說不一而足也周公作此本以戒成王立之樂官而因以為天子諸侯朝會之樂則又將以戒乎後世

之君臣也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為始終者又可見于此二程先生挈出此一事以詔後學其有功于聖學多矣學者舍是實無以為進德之階也先生嘗曰文王詩直說出道理

大明

一章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且大綱說其理如此是理也雖貫徹上下無有隔礙然去就無常未嘗拘滯此天之所以為難忱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觀商紂之事則可見矣此所以為戒成王也

二章 維德之行所謂以成德為行也只此一句足以盡王季大任之事可謂辭約而義博也下面文王太姒亦不過如此故更不復出自其父母而已然者言天之命周非一日積也

三章 小心翼翼只是言其敬耳文王之德始終于此也 前篇釋厥猶翼翼為勉敬此篇說小心翼

翼為恭慎其義雖一而有在臣在君之不同此須是以心體之則自見其有廣狹也　昭事上帝言文王之敬洞洞屬屬終日對越上帝也如此則盛大之福自然來集而文王之敬直上直下更無回曲之時所以又能受四方來附之國也一有回曲則此心便息此理便絕天人上下皆不相管攝矣

四章天監在下有命既集至此方是就文王身上說非人之所能為者見天之命周非人力之所為也

五章大邦有子俔天之妹天也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人也天人兩盡其道則豈不顯乎其光輝也

六章天監在下有命既集言其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言其終也篤生謂天地儲蓄其精氣之厚

也天之生聖人也其用力多矣既已篤生之故保護之右助之所謂栽者培之所以命之變伐大商也征伐本非和者之事而曰變伐者所謂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者也大其商所以大文武之事也

七章詩記取鄭氏之說以侯興為自諸侯而興而陳氏又謂文王為王武王繼世以伐紂則不應復言侯興也雖足以證此義而東萊先生又以為言侯則可見衆寡之不敵於文義亦有些意思而先生不取者此說似乎特地在當世孰不知文武之心何必及此詩中侯字多訓維如侯薪侯蒸之類只訓維字似穩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女與爾雖皆指武王其實則是設言以見衆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也然辭意嚴恪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學者當常常涵詠此二句以存心養性而事天也

肆伐亦可見三千惟一心之意　君有明德則

八章天有明命有王季文王則有太任太姒有王季

大任則有文王有文王太姒則有武王有武王之君則有太公之臣讀大明之詩則當知天人夫婦父子君臣之際安危治亂廢興存亡之機如影響形聲之相似皆非苟然也

章句 此詩周公作以戒成王前五章言周三王德之積盛而天命之積亦非一日有人力之所不得與者後兩章言武王順天應人以代紂而克之有非得已者成王閒之思天命之不苟集祖宗之於天下也非苟得則兢兢業業以保守之自有不能已者矣

緜緜

一章 周人始生於沮漆之上則能有幾何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則又甚言其小也

二章 來朝走馬而與大姜同來相宅又可見其簡易之甚也

三章周原膴膴堇荼如飴得地之肥美爰始爰謀爰契我龜作事之不茍也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與衆同欲也

四章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則民居各有定而得以營立矣廼疆廼理廼宣廼畝則民田各有分而得以耕治矣自西徂東周爰執事總言其從西水滸而徂東凡經始之事所當為者無不盡也

五章上章既言受田居民之事矣故此章遂言治宮室而先宗廟也

六章此又承上章而言治宮室其獨詳於板築之事者蓋垣墻所以圍乎外舉此則其中衆役可知又板築氏之其他工役為最勞至于百堵皆興鼛鼓弗勝則人之樂事勸功於是為至矣

七章戎醜攸行便帶了下章伐昆戎之意二門既立而大社遂立大社既立而大衆攸行周家之勢

至是蓋勃勃然有不可得而禦者矣昆夷其得而不服哉百堵皆興鼛鼓弗勝則人心之樂事勸功可知矣迺立冢土戎醜攸行則征伐之事蓋有不容已者矣

八章　肆不殄厥愠不責夫人之厲己也亦不隕厥問惟盡夫自治之道而已若專於治人而不反之身與雖務反身而不免責于人者皆非聖人之事也不務殄絕彼敵之怒而惟不隕廢在我自修之實此自治之家法文王宣王之所遵行者也　自修之實而但言其聲問者有其實則有其名也其與後世所謂以虛聲恐喝之者不同矣四箇矣字可見不期然而然之意

九章　質虞芮之訟初非期于興起也而其興起之勢蹶然而動焉此聖人之事也然亦豈一己所能獨致哉故周公以為四臣之助為多其辭諄複深歎其得人之盛其意深矣其所以戒成王者切矣所謂

四臣者謂有此四等之臣耳固非止為四臣而已也

章句以上三篇皆周公作以戒成王之詩文王則專美文王之德大明則追述王季太任文王太姒以及武王之德緜則又追述太王太姜之德而其意則蓋歷述其先王積累德業之盛以見成王之任大責重不可不謹戒而保守之耳　此詩有齊風甫田之意循天理盡人事由小而大自微而著蓋有不期然而然者　一章言太王之在豳人民之鮮少居室之簡陋其勢為甚微也二章言太王之遷岐雖出於不得已而夫婦相與擇地而居甚簡易也三章言得地之美契龜而吉盡人謀順天時以定宅亦不苟也四章言授田居民極尉安之誠盡疆理之道凡所當為之事無不周徧也五章則言治宮室而先宗廟二卿共職營築如儀而廟制嚴正也六章則言治宮室築垣墻而人之

樂事勸功有不得而節止之者也七章則言作門社而二門之制高正得宜大社既立而大衆遂行也八章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所以言其自治之有道也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所以言地利人和之有漸也昆夷駾矣維其喙矣所以言西戎自然奔竄畏服維其喙息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也九章則言文王質虞芮之訟諸侯歸周者衆而文王之勢遂蹶然興起有不可得而禦者然天下之事豈一人一力之所能為文王之所以致此者實以文武之臣有此四等為之助也周公之所以戒成王之意於斯為至矣

棫樸

一章　以芃芃棫樸薪之槱之興濟濟辟王左右趣之則但見其人心歸附趨向之而已初不見有能

官人之意如序說也序蓋因二章髦士攸宜三章遐不作人之說而遂以為能官人而歐陽公又因序而足成其說却反失了詩之正意也

二章　此章則因首章所言而賦以足成其意俊髦之士至誠一意於奉璋助祭之時峩峩然無不得其所宜此則尤可見其趨向之意先生謂左右之奉璋瓚其判在內亦有趨向之意則此章雖是賦體而亦兼興意也

三章　此章又見不徒奉璋助祭之士歸向之如此至於文王一有所往焉則六軍之衆亦必追而及之則人心之歸向又可見矣于邁謂有所征伐也如伐崇與密須又戡黎之事皆是也助祭內事也于邁外事也或外或內而人心之歸向無異焉則文王之振作紀綱之道至矣故下兩章遂言之

四章 此章方言人心之所以歸向於文王者文王能有以振作之故也曰倬彼雲漢則爲章於天矣周王壽考則何不作人乎作人非一日偶然之可爲也必積累漸漬之久乃底於成故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先生嘗語學者曰此等語言自有箇血脉流通但涵詠久之自然見得條暢浹洽不必多引外來道理言語却壅滯了詩人說底意思也周王既是壽考豈不作成人才此事已自分明更著箇倬彼雲漢爲章於天喚起來便愈見活潑潑地此六義所謂興也興乃興起之義凡言興者皆當以此例觀之易以言不盡意而立象以盡意蓋亦如此

五章 呉伯豐問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傳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所以美其文金玉其相所以美其質然不知所美之人爲誰先生曰追琢金玉以興我王之勉勉爾夫文王能自追琢而至於有其文章能自金玉而至

於成其美質則其所以自勉自治者極其深厚矣故詩賛詠之曰勉勉我王所以綱紀四方者至矣綱謂張設之紀謂經理之也　四章言振作五章言綱紀振作謂變化鼓舞之不容怠廢也綱紀謂統括維繫之不容渙散也此天下之人奉璋之士六軍之衆四方之民所以無不歸附趨向之也

旱麓

一章　樂易則無汲汲營苦之意盖優游寛裕以自盡其在我之理而已是非有意於干禄也自詩人詠歌之則以為得所以干禄之道云爾

二章　此又承上章言豈弟君子則福禄自然降下其躬盖亦不待乎求之之意先生發明寳器而下四句深得詩人之意

三章棫樸之詩言文王德盛而人心自然歸向之旱麓之詩言文王之德盛而上天自然福禄之如此則棫樸之詩言作人可也而旱麓亦言作人之事者何哉愚讀洪範五皇極章有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蓋言人君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大抵其一章首尾皆以成就天下人才為説由是推之則旱麓之詩亦以作人為言者亦宜矣蓋聖人之得名位者豈以其身自斂其福與禄哉必使天下之人各遂其行而邦其昌然後為福也

四章祭所以受福故此章因言其有豈弟之德則祭必受福也

五章此章又承上章而言豈弟君子必為神所慰撫則祭必受福亦其宜也

六章此章則又以葛藟之延蔓茂盛而興其永久之意福以永久為盛惟樂易之君子然後其德懋

久而不回邪也汲汲勞苦之人其德朝滿而夕除旦作而莫輟則其福豈能底於永久哉

思齊

一章 棫樸詩言文王德盛而人歸之旱麓言文王德盛而天福之思齊又推本而言文王之所以德盛者由聖母賢妃成之之遠助之之深而然也

二章 此章則言文王之德足以和神人治家國以足前章之意其序則先尊而後卑先親而後踈也

東萊先生之說却似倒了

三章 和則盡處家之道敬則盡事神之道臨之則所謂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如此則無不敬矣

於事有厭斁之心則固渙散怠忽而不可矣雖無所厭斁而不能常有所守焉亦非純亦不已之意也

四章此章則撫其所遭之實事言之如昆夷獫狁之伐羑里之囚皆所謂戎疾也大難之來是亦定數雖聖人有所不能免特處之有道爾故言其大難雖不能殄絶之而使無而在我光大之德終亦無有瑕玷焉此樂天之事非聖人不能也不聞亦式從心所欲不踰矩之事不諫亦入所謂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也文王之德至是則無以復加矣　言文王在宫在廟之事故以雝雝肅肅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言之宜也言文王遭變遇難之事故以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言之亦宜也

五章此章則遂言其德盛而無斁故天下人才無小無大皆有所觀感而蒙其成就是以令其為士者得有名譽於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以上三詩皆言文王之德之盛而皆及於作成人才之事以是觀之則聖人之德必見於作成一世之人才者然後為至在易觀之剥曰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

觀民也意蓋如此

章句　此詩毛傳以為四章章六句故言以為五章後三章章四句今從故言者以四章五章兩章章首皆有一肆字而四章又有四箇不字其意義又必如此而後宜故也蓋緣後二章不用韻故毛傳誤分之耳

皇矣

一章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者言天之威明可畏也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者言天之心意所在也夏商之政不得其道則遂舍之而不顧四國之君則於是尋究於是謀度然後予之而不敢輕易焉大抵天之為道栽培之者難傾覆之者易也耆致也蓋毛傳武頌耆定爾功訓耆為致也故先生取之先儒以式廓

為用大故莆田鄭氏以為天察四方之國而耆定之憎其用大而為虐者不惟言意重疊且經只言憎其式廓而已今添入箇為虐字説則不可故先生以憎為增以式廓為規模蓋式猶式樣之式廓猶匡廓之廓也且喚得下兩句語意相接

二章此章首八句人事也後四句天命也由天命時故人事應由人事治故天命從也菑翳則因其死斃而拔去之灌栵則因其叢列而修治之檉椐凡木則芟除之檿柘美才則攘剔之蓋皆順理而為之舉此開辟林木一事言之則餘可知矣

三章此章上四句復疊上章之意第五句下方美王季之德能受上天之祿也自天之生大伯王季則既受天之祿而王季又能因心以友愛其兄修德以厚周家之慶又予其兄以讓德之光則所受之祿

愈無所喪失所以至於文武而奄有天下也

四章上章言王季受天禄無失而至於文武遂有天下此章又言王季之德至於文王而愈無遺恨故能受天禄以延及子孫也　所謂上帝制文王之心使有尺寸能度義者其説精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先生解以為人心有本然之權度者蓋謂是也

五章畔援謂舍此而取彼歆羨謂肆情以狥物人心一有此病則流於私欲凡所云為必不能先知此事先覺此理矣又焉能有所濟乎況於用兵行師之際情欲易縱之時而二病不去幾何而不流於窮黷也哉故此章將言文王之征伐而先言文王之無此病也誕先登于岸以涉水為譬也先生所謂造道之極至者舉其大者言之耳一事有一理凡事能盡其理底於成則皆所謂極至矣

六章 文王安然在京方整兵自阮疆而侵密乃遽曰我陵我阿我泉我池無敢陳其兵飲其水者辭直理正威靈氣燄莫有敵者所謂帝王之道出萬全者也程邑在岐山之南渭水之側為萬邦之所趨向下民之所歸往

七章 文王之明德上則與天為一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可謂至矣然未嘗暴著於聲色之間其所云為但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此天所以又命之使伐仇方也夫文王之以崇為仇蓋亦天理之當然也 不長夏以革其義雖不可曉然大意不過是此等意思有所識有所知而順帝之則賢者之事也至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則非文王之聖不能然也

八章 是致是附仁也是絕是忽義也仁以附之天下畏之而不敢侮仁之至也義以絕之天下從之

而不敢拂義之至也非文王與天同德者其孰能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羣神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先天而天弗違之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後天而奉天時之事也

靈臺

一章此章言文王用民力為臺而民皆樂然出力而為之也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兩句乃申說上四句意

二章此章言民樂文王在囿中沼上有禽獸魚鼈之樂也詩記所載鄭氏之說蓋亦太泥牽於序說而然靈臺名義只當如孟子說而先生發明靈字義尤為明白

三章此章則是民見文王在辟廱作樂而樂之見故言其虡業鐘鼓之類

四章此章則是民間文王在辟廱作樂而樂之聞則言其鼓聲逢逢而已有學者問於論鼓鐘於樂辟廱注云辟廱天子之學也不知辟廱從來是天子之學還是文王始為之及周有天下遂以為天子之學亦如臯門應門始立於大王而後遂以為天子之門耶伏乞指教先生曰也不見得

章句東萊先生引楚椒舉之説為證只欲依毛鄭分章恐不必然古人引詩而斷章取義者多矣且亟來二字韻叶而二章伏翯濯三字韻亦叶以韻與詩文攷之當為四章明矣

下武

一章下武下字實難曉詩記取鄭氏孔氏之説雖亦可通然終是費辭先生特以為未詳深得闕疑

之義或謂字當作文者亦通但不敢必其然故附見焉此章言周家世有哲王故大王王季文王既没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今武王又繼其位而對彼在天之三王於鎬京也先生以為三后既没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下箇精神字甚有意須深思之

二章永言配命已解於文王詩此章言武王得以對彼在天三王於鎬京者以其能起求先世之德而繼之又長言合於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也此孚字與書所謂作周孚先之孚同夫王者之信豈一朝一夕之所能成哉

三章此章又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為下土之式者則以其能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可為法耳使天下之人皆法吾之孝則其孝求誠矣豈勉强者所能然哉

四章 下武六章下章都疊上章一句說獨四章不然者蓋承上二章三章兩章而言武王既能成王者之信又能使天下以其孝思為法欲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而所以應之維是順德焉順德即孝之所感也上以孝感故下以順德焉至此然後再疊上章一句永言孝思說起而又言明乎其嗣先王之事也夫嗣先王之事即是世德作求昭哉嗣服又皆是孝孝即是順德上以孝感下以順德尤非一朝一夕暫行復輟者之所能致也

五章 此章又言武王既明乎其繼先王之事則來世亦必能繼先王之迹矣如此則於萬斯年世有哲王永受天祿而不替又不止此四王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而已也先生嘗曰昭茲漢碑作昭哉

六章 豈不有助乎者言天下皆來朝賀於周則豈不有助乎周家也哉大抵此詩六章首章言武王

能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中三章言武王善繼善述之孝又有常永不已之誠故能成王者之信為天下之法以致天下之愛戴如此末兩章又言武王之成效大驗如此則其後世子孫亦將善繼其先人之緒而久受上天之福多得天下之助也

章句 考尋首章文義則王謂武王明矣兼此篇與上下篇如出一手而其間血脉自相通貫則舊說非誤而不必以成王字而生疑也

文王有聲

一章 文王之所以大有聲者本由於征伐而其所以征伐者不過是求天下之安寧而欲觀大王王季之功底於成耳此其所以克君也哉蓋已包三章之意

二章 文王之武功固不止於伐崇然伐崇作豐是其事最後而其功最大者故特言之先生謂以武功稱文王所以見文王之文非不足於武者也

三章 此章則承上章而言遷豐營作之事作城而限於淢作豐而稱其城則其規模本不大也然亦非是文王急於成已之欲而苟作之也特以追先王之志而來致其孝耳先生謂大王王季也書曰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王王也追稱也后君也本稱也

四章 文王之功所以著明者以其能築豐之城以居耳既居於豐故天下同以豐之都為歸而視文王以為楨榦也楨榦因築城而言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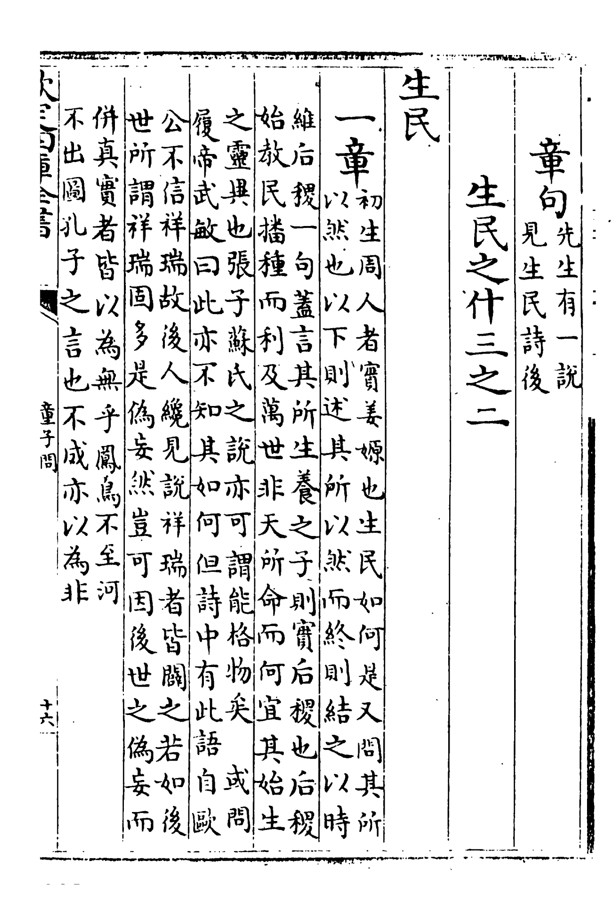
五章 此章而下言武王之事然此章則推本其未遷鎬京時言也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者推其始則

遠矣而四方之人得以來同於此而以武王為君也

六章言其遷鎬而首及於辟廱之事者見武王得天下以教化為先務也先生謂以見武王之得天下非以力取之者是也

七章此章則言武王之居鎬稽決於龜而成其居邑亦非私意之所為與三章言文王匪棘其欲之意同

八章此章兩說雖不同然以遺孫謀安翼子為武王之事則同也第二說雖覺輕快然首句著箇豐水有芑一句畢竟似興體此詩每章皆言烝哉以結之者不獨以見其歎美無已之意又以示後世子孫使之知其必如文王武王之為然後於君天下為宜也故其丁寧不一而足耳



章句 先生有一說見生民詩後

生民之什三之二

生民

一章 初生周人者實姜嫄也生民如何是又問其所以然也以下則述其所以然而終則結之以時

維后稷一句蓋言其所生養之子則實后稷也后稷始教民播種而利及萬世非天所命而何宜其始生之靈異也張子蘇氏之說亦可謂能格物矣 或問履帝武敏曰此亦不知其如何但詩中有此語自歐公不信祥瑞故後人纔見說祥瑞者皆闢之若如後世所謂祥瑞固多是偽妄然豈可因後世之偽妄而併真實者皆以為無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孔子之言也不成亦以為非

二章首章言其受孕之祥此章言其降生之異受孕既本於天則降生必異於人也上帝不寧不康禋祀乃指首章所言郊禖之事也非上帝寧之而康其禋祀則豈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乎

三章此章則言所以收養之祥與夫神物呵護之異后稷呱矣則知其不死也實覃實訏見其身體之長大也厥聲載路聞其聲音之洪亮也古之相兒者多以其聲音如晉温嶠見桓温時未朞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聞其啼則曰真英物也

四章此章則言后稷之於種殖蓋天性自然生知非從習得皆所以終首章之意也

五章此章則言后稷之於穡有相助之道故堯以其有功於民而封之於部也夫自浸種以至收成無非盡人力以相助之而但曰穡者要其成而言之耳且稷大賢也為農師則專於農事以至於受封有

國而未嘗及於他務焉古人之精於事也蓋如此

六章 此章則又述后稷之降嘉種以至於收成既受封國以主祭則於是始為祭祀之事也夫相攜而有成受封而主祭是皆當然之理而禮之所不可已者也

七章 此章則承上章而言祭祀之事誕我祀如何問其祀事果如何也首詳於舂簸釋烝之事者不忘本也載謀載惟而下則所以備其禮也然其所以祭祀者致其誠孝之外其所祈者不過以興來歲繼往歲而已蓋始終於農事也祭宗廟而先祭行道之神者其禮當考夫后稷之穡雖天性自然然始必盡其人力之助中必致其歸報之祭終必極其祈禱之誠如此則宜其成功之大受福之永至於文武遂有天下而得與
配天之祀也

八章此章方言周家尊后稷以配天之祭既言天之所以應答者甚疾矣於是遂言自后稷至成王只是兢業一心惟恐有罪悔以承天之休而不敢少替此即曾子戰兢之心也但其用有廣狹耳曾氏之說得詩之旨矣先生又嘗有說曰木豆為豆銅豆為登登或作鐙

章句與者何也曰先生疑此詩專言后稷而不及於天則固非可用於郊祀上帝之時矣若郊祀後有受釐頒胙之禮則用此詩可也先生又嘗有說曰生民詩是敘事詩只得恁地蓋敘得那首尾都盡下武文王有聲等詩却有反覆歌咏底意思又曰生民等詩也可見祭祀次等此與儀禮正相合

行葦

一章敦然始勾萌之行葦勿使牛羊踐履之則自然漸漸甲坼成形而其葉泥泥然柔澤矣以興戚戚然之兄弟莫使之相遠而常相親近則自然或肆之筵或授之几矣兄弟親戚恩意本厚其所以至於薄者只緣相遠而相疎故耳若常使相近相見情意浹洽則相親相敬相與燕樂其於肆筵授几之事自然有不容已者矣此為首章一篇之意皆具於此最當玩味

二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二句承上章而言肆筵授几之際其意有加無已也或獻或酢洗爵奠斝言獻酢與酬之禮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言飲食之備或歌或咢言歌樂之盛鼓者樂之主言鼓則八音皆舉之矣

三章此言既燕而射以為樂前四句言射而中又以中多為賢後四句言射而貫革又以不侮為德

所謂射不主皮也下二章皆所以足首章殷勤篤厚之意親親之際恩意浹洽則如上兩章所言皆是自然不容已者中多則藝精不侮則德盛

四章此見頌禱之辭尤見親愛無窮之意曰黄耇曰台背曰壽考曰壽祺者則可見其為燕父兄耆老之詩也台背則老又甚於黄耇也相引導則不昧於所適相輔翼則不怠於所行

章句先儒分章之誤皆由不知比興之體音韻之節故也是以先生於序說不得不辨明之

既醉

一章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則行葦所謂侍御獻酬飲食歌樂之盛皆舉之矣但言德者蓋德寓於物言德則可該之行葦之末句云以介景福者泛禱之之辭也此言介爾景福者特禱其君之辭也

二章介爾昭明欲其君大其明德也德極於光大則福亦極於盛大矣

三章昭明有融者欲其明德之極於盛也既言昭明又言高朗者昭明但言其明德而已言高則見其超然於事物之表言朗則又見其中虛而表裏瑩徹也高朗令終則又欲其高朗之極於常久而能考終命也然能善其始則斯能善其終令雖未終而既有其始此公尸所以嘉告之也所謂公尸之嘉告則

四章以下皆是也

四章其告維何問尸所告之辭若何也籩豆之靜嘉德之寓於物也朋友之相攝檢以威儀德之寓於人也祭祀之事毋大於此二者人才敬則自然收斂而相攝佐以威儀矣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

五章　此章則承上章而言不惟助祭之人威儀甚得其宜而君子又有嗣子於祭終而舉奠其孝誠源源而不竭則固宜永錫爾君以善也

六章　此又問其所謂善者如何則云使爾居於深遠嚴密之宮室無有外虞歷萬年之永而長錫以福祿與子孫也

七章　此則又問其所謂子孫者如何則云將使爾有子孫則先使爾被受天祿而為天命所附屬則其有子孫也必皆賢德而可以傳世焉不然雖子孫之多亦徒然為贅而已故下章方言子孫之事

八章　此則又問天命之所附屬者何事則云天命有所附屬則不過予爾以賢女使為之妃又隨之而生賢子孫焉耳所謂天命之所附屬者莫大於此觀周家自大王大姜以來之事則可見矣

鳧鷖

一章 祭之明日又祭曰繹賓尸者以賓禮而燕尸也此詩乃繹祭而燕尸之樂歌故不及其他但重疊言之以極其尊敬頌禱之誠耳來如董子所謂福禄日來之來成樛木傳以為就也言福禄來成就乎尸也

五章 寧安也宜稱也處居也宗尊也成就也為助也下自上而下易辭也降與下同崇則積而極其高大也皆後言之漸重來為來下攸降來崇皆指今日言耳無有後艱則言其後日永無艱難也夫人之享福不保其後至於無有後艱則福積而高大者可以常保而無隳矣

假樂

一章　假樂君子是作詩者美而樂之也惟其美之故樂之顯顯是明而可見之意令德顯然明著故民人皆宜之宜謂心愜之人愜之故天祿之也先生嘗云董仲舒謂為政而宜於民固當受祿於天雖只是疊將來說然玩味之覺也說得自有意思保安也右助也命命之為天子也自天申之則又上天眷顧無窮之意在已之德不已則在天之命無窮也

二章　此說王者干祿而得百福然却不說其他只說其子孫之多且賢者蓋福祿無盛於此也先生又嘗有說云干祿百福子孫千億是願其子孫之多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願其子孫之賢又曰此亦只是說其理之常若堯舜之子不肖則又非常理矣有能敬可美之德則自然宜君宜王矣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又是詠上二句不過乎理不忘乎心只是敬也能敬則能遵先王之法矣孟子

引之甚
得詩意

三章此以下皆是稱願其子孫之辭威儀以其見於容止者而言德音以其形於聲譽者而言見於容止者抑抑然甚密而無間形於聲譽者秩秩然有常而不替其德可謂全矣人能如此則自然無私怨惡矣率由舊章能循用先王之法也率由羣匹能盡用天下之賢也人君而能循用先王之法盡用天下之賢則宜其受無疆之福為四方之綱也綱謂綱領之綱綱乃綱之大繩也

四章之綱二字又疊上章末句而併言之紀者凡綱罟張之為綱理之為紀也人君能綱紀四方則臣下自然賴之以為安若在上者管束不來則臣下何恃以為安也下賴以為安故皆知愛媚於其上如此則上下之情綢繆如一而血脈自相通貫故在上者不解於位則在下者所由以休息也

公劉

一章　此章總言公劉能足食足兵然後遷都於豳之事夫公劉失職而自竄於西戎固安能鬱鬱久居於此乎是宜其匪居匪康也思輯用光者乃其匪居匪康之效驗也其遷都於豳也雖不出其所封之內然經理之勤積累之久糗糧兵器之備如此則公劉之厚於民也可知矣其後武王之治內治外宣王之內修外攘皆同此一轍耳

二章　既庶既繁者言民之來遷者既衆且多也既順乃宣者言民之來居者既安而遂徧也如此則得其所而無永歎也宜矣此章前五句言相土而居以後事後五句言相土以居初時事言其後民之所以即其安者由公劉初時躬執其勞如此故也

三章 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者既即水流之會以觀則見其廣原之所在也橫渠謂此看百泉之往處便知地形者是也乃陟南岡乃覯于京者又登在南之岡以望而復見其高卯之所在也定之方中所謂升彼虛矣以望楚矣者亦此意也於是即其高卯與衆居之野而為居室焉既擇地利又順民心也

四章 上章既言成其宮室故此章言其落成之事于京斯依者言既成宮室于京而遂得其安也蹌蹌濟濟言羣臣威儀之盛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言朝廷禮待之厚也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言飲食器用之儉質也威儀之盛禮待之厚而飲食器用之儉以質此興盛之兆也食之飲之君之宗之則又言既燕勞之又為之君與宗以統屬其民為悠久之計也

五章 此章則言辨地理以授民與夫制軍賦定稅法之事既溥且長言芟夷開辟其土地既廣而且

長也既景廼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者辨土以授民之事也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者定軍賦與稅法之事也度其夕陽豳居允荒又言民之來者益衆而又度其山西之田以廣之而豳人之居信乎其益大也度山西之田則公劉之居自東而辟之於西也

六章 上五章既言自始而終矣故末章又總敘其始終也其始來未有定居也故于豳且客寓焉截水横渡亦始至時事猶草創也宫室所須固不專在于厲鍛然伐木作材則始於此舉其始以該其終也止基乃理既已定其所居則疆理其田畝民事不敢緩也後五句則言其終之廣大耳

章句 此下三篇皆所謂陳戒之詩

泂酌

一章 每章上三句有遠近相須彼此相益貴賤相資之意故以興下兩句豈以彊教之故有父之尊弟以悦安之故有母之親此以成民之才而言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以體民之心而言也既有以成其才又有以體其心則能盡教育之道矣此其所以為民之父母也

三章 攸歸謂為民之所歸往也攸塈謂為民之所安息也皆所以終首章父母之義也

卷阿

一章 此是賦體皆言其實有卷者阿言其地也飄風自南言其時也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言其事也召公從成王來游於卷阿之上時有飄風自南而來成王樂而歌之故公因陳此詩以為戒先生所謂此章乃總序以發端者是也

二章 伴奐爾游矣言成王當此閒暇而來游於此也優游爾休矣言成王於此優游而自得其休也豈弟君子呼成王以為樂易君子也觀成王閒暇優游於此則其樂易可知矣俾爾東萊先生以為祝辭是也彌爾彌爾姓謂終其壽考似先公酋矣謂如周之先公以來善始善終也既曰祝辭則祝其壽考福祿宜也然於此見召公得保傅之體不過稱不溢美之意東萊先生解彌爾性謂祝其進益成就其性無所虧闕其意美矣先生不取者若使召公之意果在此則必別有說不必如此簡畧而已也觀下二章益可見矣

三章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謂成王有天下既已明盛如此而甚厚矣故又祝之壽考以常為百神之主也天子有天下故為百神主

四章 言爾之受命既已長矣爾之享其福祿既已安矣因又祝之壽考而常保其純嘏也福祿致之

若易保之尤難上三章皆極言其壽考福祿以廣王心而歆動之然後五章以下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則其言入之易而感之深也呂公可謂能盡師保之道者矣

五章 可馮可翼即孝德之人也故又曰以引以翼引如引君以當道之引翼如予欲有為汝翼之翼呂氏所謂慈祥者能孝之人也所謂篤實者有德之人也得如是之人以引翼之則王德無愆王德無愆則四方以為法則四方以為法則可以居天位而無忝受天祿而無窮矣

六章 此章乃足上章之義顒顒卬卬體貌之尊嚴也如圭如璋德行之温純也令聞聲譽之美也令望表儀之善也夫如是然後為人君之全德非得賢而引翼之何以臻此四方為綱四方以為綱領也

八章 上二章乃因時鳳凰之至而以興賢者之來集也維君子使維君子命謂委質於君一聽其使

令也媚于天子則見賢者無勉強不得已之意媚于庶人則見賢者有維持浹洽之德後世多以鳳比賢人蓋本於此

九章　此章之為比者以鳳凰之集於高岡梧桐之生於朝陽菶菶萋萋而雝雝喈喈比賢者之來集王朝而王朝之禮遇賢者而得其宜也

十章　此章則又承上章之興而言王朝之車馬既衆多而閑習則足以為招來待遇賢者之具矣其所以望於王蓋有不待言而可知者詩所以言其志而音則聲之成文者其實一也先言以矢其音即其歌而言之也終言矢詩不多者即其實而言之也

章句　首章則總敘以發端二三四章則極道其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之心而歆動其意五章

以下則告以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由五章六章則言王能用賢則可以成德七章八章則因鳳凰之來以興賢者之集九章則以鳳凰之鳴得其依比賢者之至得其所止末章然後風王以令既有車馬衆多而且閑習將安所用乎亦惟招延禮待賢者於無窮可也不明言其事而遂曰矢詩不多惟以遂歌者此意最好蓋欲王自得之也召公可謂善於開導誘掖其君者已國家閒暇之時維能不替於求賢則可以保其治於無窮矣

民勞

一章 厲王暴虐之君也則民之勞苦可知矣汔可小康者猶言庶幾其可使之小康也夫暴虐之君在上則時必有無良之人肆為詭隨之計以行其寇虐者故同列之君子專以此相戒無縱詭隨則無良

之人不敢肆而寇虐無忌憚之人亦且消沮退縮而無所容如是然後遠者自然得其安近者亦自然順習而無所乖忤而王室定矣若肆詭隨寇虐之人則國家日益多事而遠近皆不聊生矣王室何由安定乎詭隨者必無良之人也寇虐者必無忌憚之人也柔遠能邇與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二句相應

二章 以為民逑者蓋中國者民之所聚也讙譁乃詭隨者之態也上有寇虐之臣則下有憂苦之夫矣無棄爾勞者蓋同列平時相與為國家慮者固已有定說矣

三章 罔極亦是詭隨者之謟以妄隨人則為惡豈有窮極也寇虐則自然作慝矣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其意尤好無縱詭隨式遏寇虐是防禁小人也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是親近賢者也徒欲防禁小人而不知親近有德則無以增益其知識開廣其心志矣然欲近賢者則須先謹其威儀威儀不謹則賢者將

望望然去之矣豈可得而覩之乎

四章醜是醜差厲是厲惡寇虐不止則必至於敗壞正道以小子稱同列必是長老者之辭觀下篇可見以身言之則是小子以職言之則是王官故曰戎雖小子而式弘大言所為甚廣大欲其加謹之辭也併觀下篇第四章則所謂少年小子必王所寵任之人也

五章惟詭隨之人方能委曲逢迎以自固結於君也正反又甚於正敗既是王欲寶愛之人則必是其寵愛尊任者也故作詩者託為王意以戒止之先儒只以末章後兩句有似呼王而告之之辭故以為刺王欲諫王之辭然以上四章觀之則知是同列相戒之辭至如無棄爾勞戎雖小子若以為指王之辭則大不恭矣豈監謗之時所宜有乎

板

一章　以一章之板板四章之小子觀之則與民勞之末兩章意相似恐此二詩或為一人所作而有先後焉板板即前篇末章所謂正反也彼猶以正反為人事至此則直歸之天矣雖是無所歸咎之辭然亦有甚之之意也正者常道也道其常則民安反其常則民病今天既盡反其常道也則民亦安得而不盡病乎話者言語也猶者謀慮也不然則背理傷道也不遠則但為目前之計也人心知有聖人則動作皆有所依據故出話不敢不然為謀不至不遠令也出話則不然為猶則不遠則靡聖管管可知矣既已靡聖管管則所為皆是虛妄故曰不實於亶不然不遠皆虛妄者之所為也末乃只言猶之不遠是用大諫者蓋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用是而諫則庶乎其知畏而能止也

二章 天方艱難則人當憂懼也今乃欣欣然自以為適天方蹶動則人當斂飭也今乃弛緩而不以為事則是自絕於天矣始也不有夫聖終也自絕於天則其何以能立於人之朝哉下四句又教以先謹其言而不妄發爾辭能和則民自合爾辭能悅則民自定辭和與懌則合乎理而異於不然者矣民合且定則前所謂卒瘅者其有瘳乎

三章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言其固有恩義也我即爾謀聽我囂囂言其不有於我也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冀其察也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欲其警也

四章 此章則責之又深矣天之方虐無然謔謔戒其不可慢天也老夫灌灌小子蹻蹻戒其不可忽已也匪我言耄爾用憂謔斥其病也多將熇熇不可救藥危其禍也

五章此章又言上天方怒而戒小人不可行其常態也夫大言以夸人而人或以為真能而信之諛言以毗人則人或以為愛已而親之是以威儀迷亂而不分善惡卒至於使善人反不得有所為也夫小人用事而善人不得有所為此民之所以病苦而呻吟也然君臣上下方且迷亂暴虐無敢揆度其所以然者故雖至於喪亂滅亡嗟歎之聲盈耳而卒無有順我衆之意者也自此而下則其所譏刺漸及於君矣

六章李氏解攜無曰益一句云益者言其無求多也特言攜者帶上文言之耳此說甚當而先生偶不曾釋此句恐當以李說足之此章又承上章曾莫惠我師一句而言天之牖民也甚易以明上之化下也亦然惟能順其理之自然則民將不期然而然矣今民方且習亂而多辟矣又可復自立為邪辟以導

之耶此章與七章分明是譏及於王也故先生於民勞首章言此三詩雖不專為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者是也

七章　自价人維藩至大邦維屏是自內說及外大宗維翰宗子維城又自踈說及親自价人至大宗皆王所恃以為藩垣屏翰者然惟以德懷之則王得其所恃以為安不惟如是而同姓宗子亦且為我之城矣言城則藩垣屏翰之功皆包之矣王若不務德以為本則城壞城壞而藩垣屏蔽亦皆傾圮而禍亂至矣

八章　此又專戒其同列也囂囂也訿訿也蹻蹻也憂訿也皆戲豫之事也管管也憲憲也泄泄也夸毗也皆馳驅之類也後四句熟讀而詳玩之可見天之於人無所不體而興起人心畏天之誠洋洋乎如

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豈敢一毫一息而不敬乎哉張子之説其所以警發學者極為深切當熟玩而深省之可也先生又嘗有説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旦與明衹一意這箇豈是人自如此皆有來處方有些放肆則他便知所以曰日監在玆又曰敬天之怒毋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或問渝字如何曰變也如迅雷風烈必變之變但未至怒耳

童子問卷六